

一九六一年九月出版

每份三角(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107

本期要目

愛拉石
生日

落日

鳥語花香

海酒醒後

狗淺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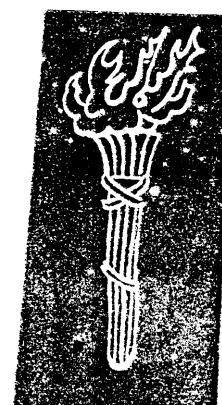
夢之境

榕樹之憶

三個十字架

鐵林船內

秋曾榮毫毛
音韻草園
李榮陽平生
彭邦橫弟
原上草
黃產二



風蕉



編者的話

本刊自一〇三期起，開始有系統的介紹現代世界文學，讀者們對這項工作反應得很熱烈，大部份都熱誠的鼓勵我們繼續不斷的做下去，因為，大家都覺得作為現代人是亟需要瞭解現代文學的，而目前將現代文學介紹到東方來的工作實在做得太少；許多讀者建議我們增加介紹現代文學的篇幅，有的還提議我們出版一套現代文學譯叢，介紹大部頭的現代文學作品。由於我們力量的單薄，在短期內，很難實現大家的願望；我們在這裏向各位致萬分歉意。這一期，我們介紹的現代小說家是約瑟·康拉第，他對東方頗為熟識，「淺湖」便是以馬來亞為背景的，他的優美文字和高超的意境，當可令讀者讚賞。下一次，我們打算介紹美國現代最著名的小說家威廉·福特納克和他的短篇名作，先在此預告。

巧得很，本期刊出的短篇小說：「生日」、「烏語花香」、「酒醒後」、「三個十字架」等，都是以描述心理活動為主；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二十世紀來的現代小說，是輕藐「情節」和「動作」的，它們是以記述人類內心的和意識的活動，來刻劃人物和提出問題；作為現代的馬來亞作家能開始往這一條路向前走，確是值得我們高興。

散文方面，我們介紹了兩位新的作者，一位是憂草，另一位是年紅，前者的文筆清新，後者的作品充滿情感，兩位都是很有前途的散文作者。這一期的新詩，可說是多姿多彩的了，我們一共選刊了九首，各種各派的都有，而且，都很够水準。

最近，我們疊接讀者來信，希望本刊能改為半月刊。假如本刊的銷數能照目前的數字增加三分之一，我們會考慮大家的意見；盼各位能盡力多介紹訂戶。



书献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11/2002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文壇奇人——康拉第(論文)	林 普 (3)
生日(小說)	秋 朗 (5)
落日(散文)	魯 莽 (8)
烏語花香(小說)	梁 園 (10)
繫星的殘月(詩)	陳錦熙 (11)
桑門篇(詩)	林 苓 (11)
夜曲(詩)	辛 鬱 (11)
海(散文)	憂 草 (12)
酒醒後(小說)	馬 漢 (13)
狗(小說)	李崇陽 (16)
海灘之夜(詩)	張曼儀 (16)
在榴槤芭(詩)	星月虹 (17)
淺湖(小說)	康拉第 (18)
故園(散文)	莊 牧 (21)
夢之視境(詩)	彭邦楨 (22)
夜森林(詩)	周 喚 (22)
紙鳶(散文)	年 紅 (23)
榕樹之憶(散文)	原上草 (24)
三個十字架(小說)	黃 崖 (25)
離別(詩)	冷燕秋(封底)
夜航(詩)	林蕙(封底)

附中篇文叢一冊

鐵棘叢內 黃戈二

文壇奇人——康拉第

林音

約瑟·康拉第 (Joseph Conrad) 是一個奇人：他出生於波蘭，却在英國大享聲名；他是個十九世紀末期的活躍作家，却顯赫於二十世紀的文壇。若提名現代世界第一流小說家，頗負聲名的毛姆沒有他的份，得過諾貝爾獎金的賽珍珠也不會入選，德萊塞可能被提及，可是，康拉第却不能不被提名。在現代幾位權威批評家所草擬的現代十大小說家的名單內，都有康拉第的名字，足見康拉第在小說創作方面的成就了。

在沒有討論康拉第的作品和創作風格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談談他的生平；他的生命是活躍的、生活是豐富的；他的一生猶如一部內容充實的長篇小說，也如一篇充滿哲理的散文。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三日，他生於波蘭一個地主的家裡，當時，波蘭正在蘇俄的佔領下。康拉第的父親是個文藝愛好者，也是一個愛國救國的志士。康拉第五歲時，他的父親因參加華沙革命前的祕密會議，被俄軍逮捕，全家送往俄國的一個監獄裡。那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監獄，小小的康拉第在那兒看到了，嘗到了人間最苦的狀況；他的母親不堪折磨，於他八歲時含恨離世。他的父親於監中染上重病，救治乏術，經人請求特赦，方被釋放；在康拉第十一歲時，他在一個十分悽慘的情形下，死於珂拉科。康拉第遂成爲孤兒，由親戚扶養。

康拉第生性聰慧，在豐富學識與母親的教養下，他很快就看了很多的書籍，據說在他五歲時（許多人在這時才開始讀第一本書），能得到的所有波蘭文的書籍，他都已讀過。在監牢裡，幼小的康拉第生活於恐怖和痛苦中，他沒有伴侶陪他遊戲，於是，他只好接近書籍，把自己的心靈寄託於書本上。六歲時，在母親的教導下，他學習法文，這可憐的小孩子又多了一種可閱讀的文字。康拉第時時面臨死亡的恐怖，他回憶說他的父親臨終時，他感覺到「可怕的沉寂」，他幾乎就要發瘋了，幸好他連忙拿起一本書來，專心地看下去，這樣，才安下心、定下神來。書籍很自然的成了康拉第的好伴侶。由於从小就接受世間種種痛苦的折磨，康拉第培養了一種很大的忍耐能力，同時，他也對一切苦難的人們產生極大的同情心。這對於他後來從事文學創作，是有極大關係的。

康拉第幼時最喜愛的書本是「唐·吉訶德」和一切的遊記。這是有原因的，因他一直生活在痛苦的環境中，他的心靈便希望躍出現實，到遙遠的新鮮的、快樂的地方去漫遊。一切所能得到的遊記和探險書，他不但看過，而且，能熟記其中的每個細節。若把一份地圖擺在康拉第的面前，他能很熟識的指出二十個以上名探險家的探險路線，同時，興高彩烈地描述他們的種種遭遇。然後，他會告訴你關於他的一個抱負：他打算到中菲洲去探險，因爲，那兒有些地方是探險家從未去過的。（後來，他果然去了剛果，寫了「黑暗的中心」一書。）當時，他最崇拜的偉人是李賓斯東（Livingstone），李氏爲英國的名探險家和傳教士。

康拉第在波蘭的珂拉科接受中學教育。一八七四，他十七歲那一年，離開了波蘭，到法國去。聖誕節，他在馬賽登上了一隻引港船，開始航海的生活。這隻引港船在地中海爲打算搶奪西班牙王位的馬德里公爵卡里斯特運送軍火，後因逃避追捕觸礁沉沒。康拉第於一八七五年，到一隻前往馬丁尼瓜和西印度的法國郵船服務，這是他的第一次遠洋航行。一八七八年，他參加英國航業界，自初級船員做起，一直到了一八八六年才升爲船長。整整的二十年時間，他在海上航行，他熟識世界上每一塊英屬土地；馬來亞、爪哇、北婆羅洲是他常到的地方。

康拉第初到英國輪船工作時，只懂得六個英文字，可是，他對於英國文學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很早以前就曾看過狄根斯（Dickens）、沙克雷（Thackeray）、斯各脫（Scott）的作品。康拉第在船上努力學習英文，莎士比亞的戲劇成爲他海上的伴侶，同時，他也對當代英國名小說家托羅盧普（Trollope）和詹姆斯（James），大感興趣。英國文學的富麗，和英國文字的優美，大大的爲康拉第所讚賞，後來，他竟以英文來作爲他寫作的工具。

康拉第說「海洋拿一部生命的全書」給他讀，於是，他決定要把這本全書加以註解和詮譯，給全人類看看。的確，他在航海中，幾乎閱歷了全世界的生活，他觀察每一塊到過的土地，聆聽每一種遇到的人的談話，在

星光之下的甲板上，他默思他所得到的一切經驗，把它們結合起來，染上浪漫色彩。很自然的，這些經驗便成為他日後的寫作材料。

他的第一本小說「阿拉梅爾的愚蠢」（Almayer's Folly）出版於一八九五年，他寫這本書花了五年的時間，他說他寫這本小說是十分費力的，因為，這書是用英文來寫的，不免要對「確切的字眼和字音」的推敲下很多的功夫。他常常為了書中的一個字，和朋友們討論，有時還會因一個字討論了一整天。據說，「阿拉梅爾」是真有其人其事，在一次航行中，八人談及「阿拉梅爾」，後來，康拉第在北婆羅洲的一條江河上流四十哩處，遇見了「阿拉梅爾」，他們一塊兒進餐，談論許多事。康拉第認為小說的第一個要素是：題材必須是作者從真正生活中得來而與他本身有關係的。所以，康拉第的每一部小說，都是有事實根據的。一般海員喜愛講故事，但，他們只會平鋪直敘，最多是加上幾句咒語，高明一點的，也加上一兩句批評。可是，康拉第却不然，他有豐富的想像力、心理上的鑑別力、道德上的傳統思想、一套人生的哲學，所以，他講出來的故事，便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了。

康拉第的小說佈局是有其獨特之處，他反對用「編年體」，他採用的是「綜合程序」，將時間顛倒過來，往往先從中間的一段談起，再談到末段，後來，又轉回來，談前段的事情。凡是記憶力不強的人，很難看懂他的小說，但，記憶力好的人却會對他的小說大感興趣。康拉第的小說還有特殊處，他往往除了自己來講述故事外，還會創造一個人物也來敘述情節，譬如，一個名叫馬珞（Marlow）的海員，我們會時時在康拉第的小說中遇到他。康拉第提及馬珞時，說：「在我寂寥時，他出現於我的面前，我們默默地愉快而融和的交談；可是，當一部小說將結束，我們告別時，我總不能確定，這次的再見是最後的一次。」誠然，馬珞又在第二本小說中出現，他的神氣和心靈却和以前不相同。康拉第要創造馬珞，原因有二：一、他認為小說是講給人聽的，而不是拿給人看的，如「一千零一夜」是由講故事者講述的，荷馬的史詩是由詩人朗誦的；二、作者需要一個人物替他表達自己的一切心情。所以，康拉第極需馬珞這麼一個人物。有些書中並無馬珞此人，康拉第却創造另一個類似的人物來代替他的地位；有時，馬珞出場後，又臨時隱去，康拉第會讓其他人物出來，替馬珞繼續講述故事。這些情形，我們都可在「貴族吉姆」（Lord Jim）、「勝利」（Victory）、「機會」（Chance）、「援救」（The Rescue）和「金鍊」（The Arrow of Gold）中看到。

康拉第對小說的「佈局」是十分注重的，一切的情節，一切的「浮懸」（Suspense）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在小說開頭時，康拉第往往喜歡用冗長的談話。許多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未出場，我們已從他人的談論中認識

了他們。譬如「弗克」中的蓮娜，自己沒有說過話，可是，她的美却範圍了全篇的小說。「金鍊」裡的端娜·列達，露面一次後，一直「浮懸」到了後來才再寫到她，可是，讀者對於她的妖艷和殘忍，却有極深刻的印象。「影的路線」（The Shadow-Line）中的一艘無名船的前任船長，康拉第沒有直接的描述他，讀者是從大副對他的恐懼心理，瞭解到他是怎麼樣的人。「黑暗的中心」中的康鐵茲，在書中未見他的動作，讀者從其他人物的談話中，對他作了深刻的認識。

「你們可以相信，一個經歷過粗魯的成極為粗魯的生活的人的話：人生中引人興趣而值得記憶的是各種人格上的微妙，各種接觸，各種事情。」這是康拉第在「金鍊」的第一章第一節中所說的話。的確，康拉第一直關懷的是人類行為上的各種曲折情狀。在「青春」（Youth）中，洋溢着一個要長遠生存的少年的精神。在「影的路線」中，一個少年從苦難的經歷中領悟到人生，於是，陷於失望和失意。「颶風」（Typhoon）寫的是船艙底下的小船員的失望和驚恐。「納西塞斯的黑人」是描寫一個患病黑人的心理，以及船上各種人物的情感。「暗探」（The Secret Agent）是分析無政府主義者的荒謬邏輯。「在西方眼下」（Under the Western Eyes）是描寫思想上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黨人。「命運的微笑」（A Smile of Fortune）寫一個除了自己的父親外，未接觸過其他男人的少女，她的心靈狀態如何，和她與一個少年軍官邂逅後，心理狀態又如何。總之，康拉第努力追求的是個人或羣衆內心的事，換一句話說，他的所有小說都是以個人或羣衆的心理為題材。

「他的天性並不快樂，他常常預想未見到的災難。但，當災難臨頭時，他又有新奇的方法逃避它。」這是康拉第夫人對康拉第的深刻印象。「恐懼」是康拉第很喜歡研究的課題，但，也是令他迷惑、煩惱的問題。恐懼將會變成什麼呢？」康拉第常常在想。「貴族吉姆」中，吉姆爵士的恐懼先變為怯懦，後變為勇敢。「金鍊」中的端娜·列達為消除心中的恐懼，乃進行危險的陰謀。「納西塞斯的黑人」中的主角，為死的恐懼所驅擾。「黑暗的中心」中的康鐵茲臨死時，他的恐懼化成失望。「暗探」中的威尼·不洛克殺死自己的丈夫，為逃避心中的恐懼，惟有跳海一死。七島的弗力亞（Freya of the Seven Islands）書中內灰斯柏的恐懼變成瘋狂和死亡。在康拉第的筆下，「恐懼」的結局往往是悲劇的，所以，一般讀者稱他為悲觀者，並說他是嫉世主義者（Cynicism），康拉第鄭重的提出抗議，他認為他所寫的是他真正經歷的人生，他說人類的歷史簡單扼要的寫起來，只有下面幾句：「他們出世，受苦，死去；但，這是一個偉大的故事。」他寫的一切都沒有違反這個真理。

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康拉第突然去世，依照他的人生的定義說來，他出世，受苦，死亡，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不理會一些喜歡憑持世故炎涼的眼光的人，在背地裡給予我以種種刻薄的譏諷。

無形的繩子緊住了——我聽到了祖父蒼啞低沉的呼喚：

「看你又自個兒獸在園門外，不怕學堂裡的先生擰掉你的耳朵麼？快回房唸書吧！」

晚鶴驅逐着幾個醜陋的陰影在我們村後的橡林外掠過時，嫣紅的夕陽已經沉落了，沉落在土丘上的木棉樹的枝桠間，像我們擺在神龕前供神的圓潤而豐滿的柿子，熟透得彷彿可以掐出晶瑩的漿液；姥紫的迴照把蒼暗的雲霞渲染得如錦綢一樣的燦爛，疑惑是夕陽臨去前拋下串串荒謬的謊言，編織了無數爛漫的黃昏天。我仰頭看見一隻超拔於紛杳與愚昧的蒼鷹，驕矜的舉起一對健壯剛勁的翅膀，自近至遠的在鑲着金邊的雲彩間舞躍，填繪一片安逸與自由，不少次了，於微妙的剎那，我試輕聲叩問：

「你不息的盤旋，想設法駁起那個沉壓的落日麼？」風靜息，我無法洞悉那棲遲的靈魂裡所潛藏的一點蓄意；我仍微仰起頭，殷切的期望一個可以詮釋我的叩詢的訊息；然而，沒有，甚至連一個低微的振翼聲響也聽不到。我私自的籌劃着，覺得我的脅下也應該有一對類似蒼鷹的剛勁的翅膀，鼓動潛在力量揚落一切無謂的牽曳和阻礙，任憑心意的指揮，遂巡於萬里的雲霄外，淵視羣峯屏立的影子？瘋狂的旋舞着，不歇的徜徉着，超越於一切之上，我宣誓要擒住夕陽的飛馳。只是呵，在我舉翅欲凌騰的剎那，我就被一

光的人，在背地裡給予我以種種刻薄的譏諷。晚鶴驅逐着幾個醜陋的陰影在我們村後的橡林外掠過時，嫣紅的夕陽已經沉落了，沉落在土丘上的木棉樹的枝桠間，像我們擺在神龕前供神的圓潤而豐滿的柿子，熟透得彷彿可以掐出晶瑩的漿液；姥紫的迴照把蒼暗的雲霞渲染得如錦綢一樣的燦爛，疑惑是夕陽臨去前拋下串串荒謬的謊言，編織了無數爛漫的黃昏天。我仰頭看見一隻超拔於紛杳與愚昧的蒼鷹，驕矜的舉起一對健壯剛勁的翅膀，自近至遠的在鑲着金邊的雲彩間舞躍，填繪一片安逸與自由，不少次了，於微妙的剎那，我試輕聲叩問：

「你不息的盤旋，想設法駁起那個沉壓的落日麼？」風靜息，我無法洞悉那棲遲的靈魂裡所潛藏的一點蓄意；我仍微仰起頭，殷切的期望一個可以詮釋我的叩詢的訊息；然而，沒有，甚至連一個低微的振翼聲響也聽不到。我私自的籌劃着，覺得我的脅下也應該有一對類似蒼鷹的剛勁的翅膀，鼓動潛在力量揚落一切無謂的牽曳和阻礙，任憑心意的指揮，遂巡於萬里的雲霄外，淵视羣峯屏立的影子？瘋狂的旋舞着，不歇的徜徉着，超越於一切之上，我宣誓要擒住夕陽的飛馳。只是呵，在我舉翅欲凌騰的剎那，我就被一

長長的河流蜿蜒的侵蝕在村落裏，滾滾的濁水無聲的漂走污穢的垃圾坡，漂走掩藏在人們靈魂深處的事蹟，一個波瀾接踵一個波瀾流向我的腳步，鼓動潛在力量揚落一切無謂的牽曳和阻礙，任憑心意的指揮，遂巡於萬里的雲霄外，淵视羣峯屏立的影子？瘋狂的旋舞着，不歇的徜徉着，超越於一切之上，我宣誓要擒住夕陽的飛馳。只是呵，在我舉翅欲凌騰的剎那，我就被一

長長的河流蜿蜒的侵蝕在村落裏，滾滾的濁水無聲的漂走污穢的垃圾坡，漂走掩藏在人們靈魂深處的事蹟，一個波瀾接踵一個波瀾流向我的腳步，鼓動潛在力量揚落一切無謂的牽曳和阻礙，任憑心意的指揮，遂巡於萬里的雲霄外，淵视羣峯屏立的影子？瘋狂的旋舞着，不歇的徜徉着，超越於一切之上，我宣誓要擒住夕陽的飛馳。只是呵，在我舉翅欲凌騰的剎那，我就被一

遺留下陳亦堅的古城堤畔；那是一個飄揚着腥鹹海風的村落。當

的波光又宣告落日悲壯的揭幕了。啊！是時間奔騰的洪濤突然的

傾注流瀉，抑是運行的道程突然崩潰的斷陷？落日這永馳不息的飛輪散亂的停泊在潮汐上，像一隻隻被人遺棄的破履，使得這片鮮有人跡的港灣充滿了生氣。這裏那裏，參差的堅立着一些細小的橋樑，捲起了一串串辛酸的故事呢？一個在背背景上。然而，那僅是一重裝飾表面的點綴，誰會曉得蘊藏在人們心裏的一串串辛酸的故事呢？一個在生活的狂瀾中翻滾的朋友告訴我一個事窓——在這裏，許多憎恨着海而又眷戀着海的人們虔誠地，惶惑地皈依於虛無中的神靈威力下，憑藉一葉浮濱的舢舨，一支繫縱命運的槳，一張補綻的網和一個微末的慾望，以脆弱的生命與翻天的風浪作着永無止盡的搏鬥……

此刻，正當我神往記憶裏的落日，凝聚在水平線上的雲霞消逝了，那是一個生活旅途上的歷程，那並非我幼稚的頴慧所能洞悉的。在一長串飽飫村野夕照的日子裏，我可和海浪的落日有一段短暫的因緣了，但那不是豐草長林、江水決決的安順河灣，也非那在烽煙浩渺中波德申海岸，更非那在茫茫的海潮外……我分明看見一個渺茫的生命，

鳥語花香

梁園

青年作家李子春從噩夢中驚醒，時間是下午一時三刻。

火熱的陽光透過木窗中刺入他熾熱疲倦的細胞，也刺盲他惺忪的雙眼。

「唉，好熱呀！」他慢條斯理的爬起來，用力鬆開睡衣的錨扣，伸手去揩汗。他終於站起來了，雙手舉起，仰天打了個呵欠，還制止不住神思的恍惚，猛一抖手從鐵線上把毛巾拖下，在便臭揚溢的浴室中，迎頭倒了三四十斛水，才有點神志清明。

當他重新踐入狹小的臥室，偶然瞧到書桌上厚厚的稿紙，又使他思慮糾雜。
「自殺」這題目，真使人感到興趣索然。加上悶熱的氣候、晚上吵雜的聲音、以及失業等等的煩惱，簡直是拿自己作模特兒，還要迎合讀者們，加油加醋的強調，不等於把自己引上鬼門關才怪。

一個失業已久，極等待救濟的人，終日要寫些自殺、失業、掙扎、剝削的社會黑暗，確會使人更加消極和煩悶的。然而刊物老爺却要這些，在這消極緊迫沉悶的氣氛下，素來有下筆如神的青年作家，竟然靈感中斷，枯坐五小時，在溫暖的陽光裏感到極度的悶熱，使他不得不作一次第一回的偷懶——午睡一回。在以前，他是不如此的。

「唉，我不寫了。」他又望了一眼桌上的稿紙，一古腦坐在板床上，兩眼瞪着昏黃的天花板。

出神？

這是一座平民型的七八層木屋，一格一格的疊上，他租的房間落在邊緣，不然就會更熱。木屋的四周，整日是車來人往的市街，沒有一刻清靜。

晚

上房客放工回家，鬧上加鬧，非深夜十二點鐘才罷休。有時繼以方城戰，直到宵盡朝來才罷休。要靜靜的寫作，就只能在早上的一段時光過了中午，火熱的光芒驅走滔滔湧來的文思。午後四點鐘，主婦煮飯，孩子沖涼，加以收音機開放，也不能使人安心寫作。

「今天準定不能按時繳卷，」他嘆了一口氣說：「白白丟了三十元稿費。」

流出，他毅然穿上衣服，步出房門到外面溜溜。曲曲折折地穿過衆多的房子，快步下了梯子，踱出大門去。一出門，迎頭就是幾束光芒刺痛他的眼睛，他拭一拭眼，看清楚一點，便插入人潮中去。

江之鯽的人羣車輛，在他眼眶中反映又反映，火熱的光芒老是跟着他，很不舒服。他隨着人潮穿過幾條大街，最後他感覺得疲倦，在十字街頭的交通島上休息。

「到戲院去好嗎？」他想。
「到酒巴去好嗎？」他想。
「到俱樂部去好嗎？」他想。

他想起戲院放映色情打鬥片子，他本來可以去看的，刺激一下疲乏的神經也是好的，但怕

碰到熟人，有失自己堂堂一個作家的尊嚴。酒吧更不能去，跟洋人碰杯還像樣，況且袋裏並不飽裝金錢的。

到俱樂部玩玩彈子球吧，或者下一回棋，但心裏煩悶得很，寫不成一篇文章，也不願寫成這篇文章的矛盾，使他興趣索然，冷然拒絕這個念頭的引誘。

最後，他終於坐上一輛路過的「的士」。

的士司機很識趣似的，一會兒給他載到一個理想的的地方。

「停車！」他高興得粗魯吆喝司機。

付了車資，他推開車門，走出外面去。

前面是清冽的湖水，很平、很滑，看上去又舒服、又冰涼，活像喝了一杯冷水。微風起處，碧波蕩漾，吻着下垂葉子而過，而擴大，而無邊，人的禁錮的思想感情也一樣蕩漾的伸展。

他緩緩地走過草坪，穿過湖濱的花叢，在一棵樹下的木椅上坐下。
「為什麼三年來我沒有發覺這個好地方呢？」他捫心自問，一面抬頭望天空。
高曠的天空，飛舞着幾片軟綿綿的白雲，不

時盤旋着幾隻矯健的蒼鷹，看上去給人爽朗的感覺。

等到他的目光收回，接觸到木椅的另一端時，他發現有一本雜誌。不經意翻開封面一看，赫然是自己舐毀過而使它停刊的「銀湖」雜誌。

該本雜誌受很多人攻擊，有的說它一味描寫社會的美好一面，有意麻醉人們對惡劣環境奮鬥的意志。有的說它太保守，跟不上現代作家的新作風，有意使人們走上歷史的覆轍。種種攻擊，使它悄然停刊。

李子春本來不屑浪費精神去看它的，但週遭環境是那麼美好，心地是那麼清明，沒有偏見，沒有憂慮，所以他不禁打開來一看。

封裏一行編輯的話，使他定神注目。

『日本散文家厨川白村說：『物質文明俗化了人類的生活，就是機械工場，確是近代文明特有的，牠變化了人的外部生活，使它平凡了，散漫化了，都變成了無趣枯燥的東西了。古時是觀賞本位，現代是實用本位……生存競爭的苦痛，更加厲害了，天天在煤烟裏，要勞苦了。所以有人說現代是急和醜的時代。』基於此，本刊盡量採取歌詠自然人性美好的作品，給龐大機器和生活担子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們，有機會彌補他們消耗的精力，嘗一嘗精神上的美酒。給他們一絲光明吧！文學家們，讓他們在困苦中有着安慰和恬然……。』

他看到這裏，習慣閉上眼睛思考一番，看看自己幾年來的煩悶，默默有些悟解。便再不復思索，一口氣看完幾篇文章。

有清風送爽，小鳥唱歌，花兒放香，湖水漣漪，他很快看完那本雜誌，像飢餓人們恨不得吞完食物似的。

看完了，他又再瀏覽一回，便得意地笑起來了。

他沉悶的心靈得到解放了。

繫星的殘月 陳錦標

披一身破舊的袈裟，
背負一肩淵遠的歲月和雨露。
默渡過無數個秋夏的日子，
你仍迴想一個夢裏的春天。

深夜，不眠的月光，在甲板上徘徊
幾陣淡淡的海風，撩起她碧海青天的回顧
桅桿上的鷗鳥，正從船裏醒來的跫聲中
拍一拍牠的肢膀，偶而抬頭

看到一輪殘月，斜繫着一顆星星
正描成那年青水手變眼裏的問號
在深宵的天空，安定不墜

他想起一個偶合的問號，二顆思念的心

都在今夜失眠了，若萬里的濤聲
不再共西風，吹送着兩地的鄉心遠離

那記憶裏的小橋，定不會跨越銀河，變成鵲橋
就如一道雨後初晴的彩虹，自這裏的海面
伸到小城的羣巒，有三月的黃昏走去

夜曲 辛鬱

你們不自覺的站在黑色的背景之前
擺不同之姿。

而倦慵的眼之雙翅
舞動。一曲

未終的誦喚調奏鳴
在極其草率的節拍中
生命的衫在那裏脫落了銅質的扣
於是，我看見神的裸體
——我也赤裸

掀開塵世的一切俗念，
你獨守護沉寂的荒山；
茫茫的視野尚有綠色的光彩，
佝僂的身子却早不屬這個多難的年代。

而我找不到掛衫的一枚小釘
在黑色的背景之前
無告地張開等待之臂

香爐裏灰燼早已風化，
你心靈裏仍有燭光在燃燒，
會有過偉大驚人的願望，
如今却已隨着歲月衰老。

桑門篇 林苓

—11—



對於海，我有深深的愛戀。很小的時候，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海便似童話中的仙女般誘惑着我，給了我很豐富的想像；因為我沒有見過真正的海，我童年時所接觸的都是青山、綠樹。歲月消逝了，年紀也逐漸增加，心情跟着有很大的變化，可是對海的感情我還是有增無減。說起來也真可笑，當拋棄了洋娃娃和玩泥沙的遊戲，自己懂得一點點事情的時候，我還沒有機會去與海相見呢！生活在這個簡陋的，靠山的小鎮裏，聽慣了呼呼的風嘯，日子在心靈裏塗寫了一寂寥一兩個字，使我更是思念海，想像着海的寬闊了！

我，對海起了相思！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濃郁的、野孩子般的感情蘊藏在心底，孩子們的愛戀就是那麼死心塌地，那麼單純。沒有機緣看過海，可是我的心裏，越是非常複雜的，有着難以形容的喜悅和興奮。記不起是哪一年了，我只記得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海，感情是深深地，偷偷地愛上海了。

第一次見到旅行板城時，我第一次見到海，見到碧藍的印度洋的海。

春天。是的，在丹絨武雅海灘，我的求學時期，企首盼望着假日的來到。假期畢竟是好動孩子心上的。

那次，生命彷彿是充滿光采一般，我在渡輪上極目四望，藍的天，藍的水，那麼寬闊的海呵，使我感到了驚喜。我想，那時候的心情是與公元前四〇一年戰敗的希臘人一樣的；當他們退却到望見黑海時，不禁齊聲高喊：「海呀！海呀！」這一聲，是興奮，也是驚奇！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對海的感情更是根深蒂固了。海有一種神奇的魅力，緊緊地吸住了我，使產我生了一種崇拜的心理。

海，是那麼寬闊的沒有邊緣的海，是那樣的沒有邊緣，就像天空一般地伸展到不知的地方去，孩子的心爲這產生疑問。但，始終我是沉默地在思索。那個時候，我還不會了解海呢！

板橋嶼的海是美麗的，年青的日子裏我是被她深迷的。這段日子裏我生命史上，最美麗的一頁；年青的情感就像燃燒的烈火一般，板橋嶼的海不知有幾深，我的愛情也是一樣不知有幾深呵！

有時，海是平靜得似春天的原野，黑茫茫的一片裏閃爍着幾盞漁火，天上有美麗的星兒，景緻是幽美的。我輕步走來，面對着黑色的靜海深深吸了一口氣，便在沙灘上坐了下來。天上，人間，是多麼諸和，多麼安靜呵！我的靈魂也飄舞起來，去追尋遙遠的一點亮光。我沉入了一個幻想的世界。

這時候，我愛上了海的平靜，以後我就像海一般靜靜觀賞世間的。

憂草。

變化，以海的涵養去應付這光怪離的社會。

有時，眼前是一個翻騰的大海號，高高的浪濤向海灘排倒，喧啦地喧叫着，前呼後應的，後浪推前浪。

——海呀，怒吼的海呀！憤怒的浪濤呀！是不是世間有了太多的是？是不是，這就是埋葬的時候？

年青時，我你會這樣想的。

在南方大島上的生活，我像是被繫繩住的飛鷹，生疏的土地和陌生的臉龐，叫我感到了深的痛苦。

遠離家鄉的孩子呵，心是寂寞的。

幸好，我居住的地方，與海只有隔

兩條街道的距離，我的痛苦和思念

，我的老朋友海呵，是在給我分擔了。

我這樣的生活，使我認識了海

的偉大。今天，假如我有一句驕傲

和榮幸的話語，我便要說：「我愛

海，我還了解海呢！」

那時候，愁悶是經常在夜晚煎熬着我一顆孤獨的心靈，在那些又

是炎熱又是吵鬧的夜晚裏，我只有

一次又一次蹣跚在海濱的草地。

海，慰藉着我的痛苦，海風吹散了我的煩惱。在海的附近，火有

了喧譁的聲音，沒有了獵獵的，可怕的臉孔，我便彷彿回到了孕育我

的故鄉了。

今天，我是多麼了解從前千萬

希臘人的心，我也要學那些著名

的希臘人，高聲呼喊：「海呀！海呀！」

酒

醒後

馬漢



街燈亮了。

夜神到處撤下了夜霧。

遠處市區中心的日光管、電燈和那些閃爍着五顏六色的霓虹燈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亮光。雖然有着這麼許多亮光，也在空中抹上了一片顏色，可是却無法把那夜霧所加在大地上的神秘氣氛驅散。

市郊外公園的一隅就完全被黑暗所包圍着。都遠遠地孤立在街道旁，鬼火式的街燈的亮光，早被樹蔭所隔絕了，傳不到這裏來。

大樹後，花叢邊的那張石凳上，有一個青年孤單地坐着。黑色的夜幕遮蔽了他的臉貌；可是，在安謐中，却可以聽到他的感喟。

公園裏的遊客一批去了換來了另外一批：起

初是幾個帶着女伴，肩掛照像機的遊客，在樹下，在花前擺了許多式，照相像的達的達地不知拍

了多少張照片，拍照的人兒去了，又來了幾個腦後拖着一條長辮子，推着那金髮孩子坐着的手車的廣東女人，嘰哩咗嚕，比手劃腳地交談着，聲浪吵得叫他厭惡，當這幾個推車的女人回去了以後，跟着又是一羣十來歲的頑童，圍在空地上互

扔着籃球，不但嘈雜的聲浪使他的神經再次受到威脅，籃球也好幾次扔到身邊，從他耳邊擦過。拍照的人們走了，腦後拖着長辮的女人们也

走了，頑童們也散了。公園裏又恢復了寧靜，只有他——葉文貴，仍舊佔據着那張石凳。

現在，公園被一種死沉沉的氣氛籠罩着，除了樹木花草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整個世界似乎都屬於他的了。於是他又把腦子裏記憶冊子的新一頁翻開來。

今天是周末，學校循例提早放學，不到四點，葉文貴就出了校門。在從學校到家裏的巴士上，葉文貴在盤算着歡度周末的計劃。他知道今晚市上有一班來自外國的魔術團在公開表演。所以準備把孩子們安置在鄰居家裏，帶着妻子出來看一場，然後吃一回雪糕，找一條冷靜的街道散步着，重溫一遍婚前的美夢，也好調劑一下身心。雖然這是一個簡單的度過周末的節目，可是在他已經有很久不會有過了，因為孩子們早就剝奪去了他的權力。

他興沖沖地踏進了家門，就被澆了一頭冷水。孩子們早就為他安排了精彩的一幕：十四歲的二寶正爬在餐桌上，把飯鍋裏的冷飯全倒在桌面上，用手抓着塞進咀裏；咀邊，雙手和腳上都黏滿了飯粒。五歲的大寶正在一邊哄着她那正在哭號着，撒了滿褲子屎尿的小弟。家裏沒有一個大人，太太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

這情景令他發愣了。二寶見了他便急忙地從桌上躍下，小弟弟則伸長了雙手哭得更響亮，五歲的大寶受了委屈似的叫了一聲「爸爸」，像又

好了，看她還回不回來！」他高聲叱喝着，大寶應了一聲去了。他只好彎下身來料理小兒子的褲子，二寶也跑到他身後，搖着他的右手說道：「爸，肚子餓——。」

好一會，妻子在責罵女兒不會看管弟弟的聲音和賭着氣拖得特別响的木屐聲在屋外响了起来。接着，門被推開了，妻子劈頭便問道：「什麼事情啊，這麼緊張地叫大寶去把我叫回來？」這句話正如一個巴掌重重地打在牙痛患者臉頰，正打中了爛牙一般，葉文貴馬上站了起來，像一頭被惹怒了的野牛似的，瞪大了雙眼，咆哮着：

「什麼事這麼緊張？哼！你沒有眼睛看嗎？家裏的大人像死光了似的，被孩子們搞成這個樣子了，還說什麼事這麼緊張？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呀，米還沒有下鍋，還有心情去賭什麼紙牌？」那個也不甘示弱地叫嚷着：

「哦，這個家你就沒有份了嗎？你一天到晚不在家，什麼事不是我料理的？今天是禮拜六，我知道你早回來，到姊姊家去玩一回紙牌也不行

滿懷的冤要伸訴，但卻被他的話搶先制止了。他高聲地叫了一聲：「你媽呢？死到那裏去了？」

大寶縮回了溜到咀邊的話，用手指輕輕去朝向五六間屋子以外的地方指了一指，說道：「阿姨叫她到那裏賭紙牌去了！」

嗎？家裏的事你不會僱一個佣人來做嗎？呸，怪男人！」

葉文貴什麼話都可以忍耐得了，就是最後一句話叫他忍受不了。正像被人翻開頭髮指出爛頭一般，即刻轉身衝向外去。就這麼的，他跑上公園裏來了。

二

想到這裏，葉文貴覺得妻子好像就站立在面前，於是便揮動着拳頭朝前面打去，撲了一個空，這才使他從回憶中醒悟了過來，回到了現實。

對面花臺邊的那張石椅上，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添多了一對男女。那女的正斜躺在男的身邊，把頭緊貼在那男人的腋下，而那男的也低下了頭，把頭靠近她的耳邊，喁喁細談着。

葉文貴看了一眼，感情又受了刺激。於是那存在腦中的記憶冊子又自動地翻開了，跳過了好幾頁，把他帶進了好幾年以前的世界裏。

那時刻，正是他被時下稱為最珍貴的年華——十八歲那年，他還是個高師班的學生。這年，他的生命史上有了光輝的一頁：他遇到了一位初中唸了二年而輟了學的女同學。於是，便把滿腔的熱情奉獻了給她，而她也接受了，呈獻了她的感情。

就在這個公園裏，也在樹陰下和花台前，他和她也不知道一同共度了多少個歡愉的周末，他們在一道聯織着美麗的夢。夢往往是綺麗的，在夢中也是歡愉的；可是現實却是殘酷無情的，現實往往會粉碎了人們美麗的夢幻！

他的美夢就逃不過現實的魔手，被粉碎了。當他踏出了高師的門檻，在小學裏任教的當兒，和他一起共織美夢的伙伴却拋棄了他，違背

了當日的盟約，而下嫁了一個有汽車，有洋樓的陌生男人。

葉文貴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因為他明白這叫做「現實」。男女的結合要有堅固的友誼基礎啦，要互相瞭解啦，要有共同的興趣和理想啦……這一切，在愛情的烏托邦裏也許存在，但不是在「現實」生活裏。

愛情的條件不外是存在經濟上。有汽車，銀行裏有大把存款，就是愛情的基礎。鑽石的閃光在女人的眼中，要比一萬次的盟約更要刺目。深知這一點，他也沒有太過怪責她了。只是感情的虫蛆，却不肯放棄啃噬他的心，他痛苦了一陣子，也消沉了好些時候，同時，腦海中也充滿了一股不正常的思想，他要——

報復！他要給點顏色她看！

「女人啦，是靠不住的！愛情啦，比不上金鑽石的光芒！」想到這裡，他不覺呢喃自語。抬頭來朝四週顧盼：原來四週早有了許多對情侶，把他給包圍了。一對對表現得那麼親暱，只有他是那麼的孤單寂寞。他啐了一口痰，厭惡地把視線移開，站了起來。他這時才感覺到肚子餓了。餓火在肚中燃了起來，使他的頭腦頓時清醒了過來。

公園不再是他的世界了，那是情侶們的樂園。在公園裡沒有他容身之地，他也不願意在這種環境裏趴下去了。他走向街心去，公園就被拋在身後，越拋越遠了。

謐靜離開葉文貴越來越遠，喧囂漸漸地把他給包圍了。

三

一間間的咖啡店，酒家和餐室都大放光明；霓虹的招牌燈放出了有顏色的光芒；立在街心道傍的廣告霓虹亮了又熄，熄了又亮。車聲，人聲

，唱機和「麗的呼聲」，爵士音樂和文藝歌曲混亂着。

葉文貴躊躇在街頭。擦、擦、擦！一輛輛的汽車從身邊擦過。一個個的行人從身邊擦過。有人迎面走來，身後還跟着有急促的脚步聲在催促着。葉文貴覺得自己好像並沒有走動，他只是被人群推進着。

道傍有一家家的酒樓和餐館。招牌被霓虹照得五顏六色。擺在酒店和餐館門頭的牌子上寫的不是「張先生新婚宴客」就是「李先生新婚宴客」。從樓上傳下來的「飲勝」聲、碰杯聲、歡呼聲不絕於耳。

葉文貴在那擺在門口的牌子瞥了幾眼，又往那樓上的窗口拋了個半視的眼光。

「結婚？」我想道：「我還不是結了婚，也熱鬧過來的！」

接着，記憶的冊子又翻到了另外一頁——

鑽石的魅力比「愛情至上」的口號高過一萬倍。於是，曾經和自己交換了感情的女孩子伸長了嘴，吻着那個有洋樓、有汽車、有鑽石珠寶的人的手臂，跟別人走出了教堂，住洋樓去了。自己就喝下了感情的苦酒。他把自己往痛苦的淵藪裡躲藏，於是，一種不正常的心理在腦子裡萌芽了！

「我要報復，我要給點顏色她看！」他想：「我要很快地結婚。我要讓她知道，我葉文貴并不會因為她嫁了別人而找不到妻子！難道我葉文貴除了她就沒有人愛了嗎？」

以前曾經被自己輕視和冷落了的女朋友現在被他歡迎了；以前老覺得她長得很難看，滿身豬肝的肥肉，一看就討厭，現在卻覺得她有另外一種美；以前覺得她至少有着一百種缺點，現在可是完美的人了！

於是，他張開了手臂迎着她投進懷抱裡，讓她的影子填滿了心靈上的空虛。終於在一個夜裡，感情的堤防崩潰了。

不久，一個新的生命在她的身體裏成長着，這時，他雖然有點清醒了，覺得終身大事不如兒戲，應該從長考慮。他有點後悔自己的所爲了，可是，她却纏住了他不放。

責任，是推卸不了的；躲避，也無法躲避了；現實就是現實。於是，他和她也走出了教堂，建立了他們的新天地。

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第二年尾，他們又添了一個小孩子。到現在，他只不過是一個廿五歲的青年，才僅僅結婚五年，可是已經有三個孩子了。

家庭的重擔緊壓在肩膀上，生活的鞭策打在身上。他只好像一頭牛似的，低着頭苦作着。理想啦，壯志啦，早就向他道別了。

更使他難受的是他的太太——那婚前曾一度受他卑視，後來受他歡迎，現在受他畏懼的女人，是那麼的昧理和潑辣撒野；使他更是受不了的還是老掛在她咀邊，像是那麼氣直理壯的那番話：「要不是我當初睡了眼睛，上了你的當，才不是嫁給你這個臭男子喎！」

「他媽的，到底是說上了誰的當？」他腦中的記憶冊子合上了，咀裏狠狠地罵道，這時，他感到憤恨的火焰在胸中狂燃着，餓火也在肚中焚燒。他抬起了頭來，把餓狼似的雙眼往四週探射着。

B—A—R。B—A—R。B—A—R。酒吧的燈在他眨眼挑逗了，於是，跨大了脚步，推開門走了進去。

「酒、威士忌，快給我威士忌！」他朝向僕歐叫道。然後又隨便點了兩碟菜。

一杯威士忌送了上來，兩碟冒着熱煙的菜也送上來了。

好酒！他把酒往喉嚨裏灌，一杯、兩杯、三杯……。第一杯酒像一條火蛇，往喉嚨裏猛闖了進去，第二杯就沒那麼烈了，到了第三杯，就像是在喝下一杯白開水了。

腦筋好像一條條豎起了的琴弦，被一個瘋狂的樂師在胡亂挑着撥着；心房像一個失去了準確的鐘擺，在急促又無定性的擺動。四週圍的人都在搖動，僕歐們走起路來像在跳華爾滋，天花板快要向着地面壓下來了，頭腦要爆了，眼睛也花眩了。他害怕極了，急忙伸出雙手，把頭抱緊，把眼睛遮蓋……。

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四週的人們在混亂的走動着，發出嘈雜的聲音，事，太太獵獵的面孔出現了，孩子們在悲哭着……。「女人，不可以相信啊！愛情是假的，只有金剛鑽才是真的啊！你那裏是上了我的當？我上了你們的當才是真的啊！你不要結婚，你偏偏要嫁給我，我不想做爸爸，你却給我生了好幾個孩子。你害苦我了，我上了你的當了！」不知道是誰在他的耳邊聒噪着。

四

「先生，你醒醒啊！先生，你醒醒啊！」葉文貴像熟睡中的嬰孩，被人叫醒了似的。

他睜開了惺忪的雙眼，也拉開了被頭壓得發酸僵直了的雙手。燈光是那麼的刺目啊！原先鬧哄哄的四週失去了，人們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一個僕歐站立在身邊叫喚着自己。

「甚麼？」葉文貴像睡了幾個世紀方才醒轉似的，不覺問道。

「先生，方才你喝了許多酒，睡着了，現在我們酒吧打烊了，請你付賬好回去！」

「哦！」這時，他才找到了自己，也拾回了記憶。問道：「幾點鐘了？」

「快一點了！」僕歐回答道，嘴邊掛着輕蔑的笑容。

葉文貴掏出了腰包，看了看那張躺在僕歐手中拿着的碟子上的賬單，丟下了兩張紅老虎票。

「不必找了！」他說道。僕歐欠了欠身，道了聲謝，把他送出了門口。

街心已經是冷清清了，道旁的店鋪早就關上。葉文貴掏出了腰包，看了看那張躺在僕歐手中拿着的碟子上的賬單，丟下了兩張紅老虎票。謝，把他送出了門口。

了大門，只有街燈和霓虹燈也想挽回已失去了的繁華，在竭力地發着光芒。

葉文貴走下街道，一陣冷風迎面撲了過來，冷入心脾，他的頭腦猛然清醒。這時，他感到頭還有點暈痛，胸部像有一大口痰阻塞着，口渴得像有火在燃燒。

「我爲甚麼要喝酒呢？」他想。

「我明白了：我是有了太多的煩惱才去喝酒的。我想借用酒的力量使我忘記一切，可是現在清醒了，我不是……」

這時，他更想到：當初，他就忘却失戀的痛苦，所以喝了結婚的酒，想藉它來消掉了心頭的痛苦，是不是也和方才借酒消愁的心理一樣呢？

他當然想不到肯定的答案哩！

現在酒醒了，家還是要回去的，不管心裏怎樣想，所以他跨大了脚步，朝向家的方向走去。

當他抬起頭來時，只望見天空中一顆顆的星星，正在向他擠眼弄眉，似乎在冷笑他！

黃崖著 紫藤花

徐速先生在序文中說：

「這是一部優異的長篇小說，在近年來的海外文壇上。

「黃崖在這部小說裏表現了驚人的才華，也充份的發揮了文藝的創作精神：真、善、與美。」

「我承認，這個故事深深感動了我；我喜愛它，甚過我自己的著作。」

狗

李崇陽

「哎呀！是誰個沒良心的，幹出這種沒天良的勾當來。在光天白日之下，竟然偷了我的心肝寶貝兒。天呀！我有那一點對不起人，要受這樣的折磨呀！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的，即使化了我全部的家產也要跟那個狗乸養的打官司……」這種「一鳴驚人」，「如雷貫耳」的聲音，不問也知道是隔壁九姑的，這位差不多五十來歲的老太太，不知怎的還那麼氣勢逼人呢！她還在連續不斷地高叫着：

「你們來評理吧，我幹過那一樁壞事，要落得一個這樣的收場……」

我知道他的心肝寶貝兒是甚麼，還不是她那隻黑色鬆毛的小洋狗吧！提起牠，我倒有點氣憤，要不是我那麼的够修養，看我不割了這小傢伙才怪啦！天天到處的拉屎，拉在樓梯已經够使上下的住房們厭惡了；有一天還竟然拉到我的門前來。若然換了那九叔，他真要一個「穿心腿」把這小東西踢到街上去呢！可惜九叔是九姑的丈夫，雖然他很喜歡這隻小狗，可是他也不敢動牠一根毛。

這次狗失掉了，是件人心大快的事兒。這究竟是誰幹的好事，我倒是心裏有數：還不是我們阿蘭妹跟我一同放學回來。她一脚就是踏在狗糞上面，登時把她氣得臉也紅了，大聲的罵道：「可瞞不了我這位『明察秋毫』的『包龍圖』哪！」有一天我碰到那東西，我一刀就殺了牠！「然後就氣憤憤的上樓去，「再見」也不跟我說一聲。

我決定出去看看九姑究竟鬧成怎樣子。不料一開了門，我發現走廊上已經站了很多看熱鬧的人了。九姑自個兒在演獨腳戲。她一看到我，立刻就像貓見了老鼠般撲過來，抓着我的手大聲說：「李先生，你說，我的小寶貝兒是多麼的可愛，究竟是那一個狗生的傢伙，沒天良的，這麼忍心把牠偷走了？你說，你說！」我給她搖撼得有點兒站不穩，我含含糊糊地說：「我怎知是誰偷了？大概，不只是偷了，而是被人殺了吧！」

「甚麼？」九姑忽然張大獅子般的眼睛瞪着我。

我給嚇了一跳，發覺自己說錯了話，沒辦法，我只好勉強地重複說：「殺……殺了吧！」

「殺了！」九姑那肥胖的手忽然用力握着我瘦瘦的手臂，打雷般吼了一聲。

我的手痛得連忙甩開了她。

「我明白了，」九姑的聲音陡然降低了，反而使我疑惑起來。

「李先生，你還記得那天誰說過要一刀殺了我的寶貝兒的？」她活像法官審問犯人一樣的問我。

「這……這……」我冷汗直冒。

「是阿蘭，是嗎？」她低聲說着，突然大叫起來：「是阿蘭那娘子養的！」說完，便直奔上樓梯。

我記得那一天，狗又在樓梯拉了屎，剛好碰着阿蘭妹跟我一同放學回來。她一脚就是踏在狗糞上面，登時把她氣得臉也紅了，大聲的罵道：「可瞞不了我這位『明察秋毫』的『包龍圖』哪！」有一天我碰到那東西，我一刀就殺了牠！「然後就氣憤憤的上樓去，「再見」也不跟我說一聲。

又有一天，我跟她在一起溫習功課。她忽然提起那小洋狗來，還跟我討論怎樣來消滅牠。我打趣地說：「你半夜深更裏，拿大菜刀去一刀把牠殺死就完了。」

從上面兩個列証，我就可以證實「兇手」是阿蘭妹。不過，我一定要保守秘密，因為我怎忍心看着她被人控告呢？我太同情這小妮子了！

「阿九那短命的，整天不知那裏去，今天家裏發生了大事也找不到一個人來幫帮……」九姑仍然叨叨不絕地叫喊着。

我決定出去看看九姑究竟鬧成怎樣子。不料一開了門，我發現走廊上已經站了很多看熱鬧的人了。九姑自個兒在演獨腳戲。她一看到我，立刻就像貓見了老鼠般撲過來，抓着我的手大聲說：「李先生，你說，我的小寶貝兒是多麼的可愛，究竟是那一個狗生的傢伙，沒天良的，這麼忍心把牠偷走了？你說，你說！」我給她搖撼得有點兒站不穩，我含含糊糊地說：「我怎知是誰偷了？大概，不只是偷了，而是被人殺了吧！」

人生能有多少歡喜？
我和你們徘徊灘上，
夜靜的海溫柔而安詳。
對山燈光點點，天上白雲飄飄，
掩不了十四夜已圓的月亮。

人生能有多少歡喜？
年光流逝，容許你永遠以閒適的心情，
看雲，看月，看海？
最美好的當最易消滅，
任你如何珍惜這黃金年代。
帶着些微感喟，我輕問一聲：
我們何日重來？

重來的情狀正未可預卜，
眼前光景已使我神志惘然。
聽海浪一回回衝擊沙灘，
晚潮逐次向人逼近，
退後一步，潮水也湧進一步；
看大自然向我展開懷抱，
就知道海有情，不比人的無情。

那一天能結廬于海畔，
日夕消受澎湃的潮聲？
讓滔滔之水洗去塵俗，
感召性靈去反璞歸真。

「歸真」一直是談何容易，
人已在俗網中絆倒。
夜深了我們必得歸去，
聲聲不捨還要踏上歸途。

海灘之夜

張曼儀

「糟了！」我拭着額角的冷汗，也跟了上樓去。

九姑用力按門鈴，開門的正是阿蘭妹。九姑一把就拉了她出來，咆哮道：

「還我寶貝兒來，還我寶貝兒來！你這婊子養的壞東西，小小年紀，却想不到你是個狠貨、毒貨！你殺了牠，我要跟你拼命。來，跟我到警局論理去。」九姑拉着阿蘭妹就走。我心裡好像被尖刀刺了一下。

阿蘭妹急得臉也漲紅了，使勁地甩開了九姑。

「你這是幹什麼？我殺了誰？怕什麼來拉我？」阿蘭妹氹氹地說道。

「你這臭丫頭還要賴嗎？殺了我的小洋狗，還要『惡人先告狀』啦！」九姑手指點着阿蘭妹的鼻尖罵道。

「誰殺你的臭東西，你憑甚麼証據這樣說，你叫我摸一摸牠，我也怕弄污了手！」阿蘭妹理直氣壯地說。

「好呀！還來侮辱我的小寶貝兒。我要看你有多少斤兩，竟要跟我作對！」九姑說着就來抓阿蘭妹的頭髮，另一隻手握着拳頭，看着就打過去了。阿蘭妹真是急得要哭了。

我看著阿蘭妹的頭髮又柔軟，又秀麗，那堪九姑的粗手一抓呀！我趕忙走上前去，要勸開九姑。

「你別管我，快走開！」九姑怒氣沖沖地說。「那麼你知道是誰幹的？」九姑收回了手，問我。

「這，這……我不知道！」我雖然明知是阿蘭妹的所為，可是我怎樣也不能說出來的。

「你不知道，怎麼說不是她？我一定要跟他拼了！」九姑說完又要打阿蘭妹。

我急忙攔着她，沒頭沒腦地說：「是我！」

「是你？」

「是。」

「你殺了我的寶貝兒？」

我點點頭。

「天呀！你這……你這……我跟你拼命！」

九姑用她那堅實的腦袋向我撞過來，我迅速地避开了，心裏卜卜的跳。旁觀的人都走過來勸阻，九姑像是瘋狂了一樣，一壁兒流淚，一壁兒在罵：

「我怎樣也不放過你的，我要到警署去控告你，要你賠償我的損失！」

正當我們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九叔忽然回來了，他走上来問道：「到底是鬧甚麼呀？」

「你整天的不知那裏去，家裏出了大事，你知道嗎？」九姑見丈夫回來了，更顯得很得意，認爲自己的陣容浩大起來了。

「甚麼事？」九叔問。

「我們的小寶貝被這死東西害死了！」九姑的手指頭點到我的鼻尖來。

「他？」九叔望着我。

我嚇得渾身哆嗦，真怕九叔使出內功來對付我。

「一正是他！」九姑說。忽然：「咦！這是甚麼？」九姑在九叔的白襯衣上發現了一根髮絲。

「原來你騙我出去跟女人鬼混，你這老不死！」九姑一把就扭着九叔的耳朵。

「放手，放手呀！我那裏有去混甚麼女人！」

一九叔掙脫了九姑的手，大聲說。

「那個……說呀！那裏來的？」九姑指着那頭髮質問着。

「是，是狗，狗的毛呀！」

「說呀！那個……說呀！那裏來的？」

「原來是你將牠抱出去玩嗎？」

「跟幾個朋友吃了！」九叔低聲的說。

城市人總有城市人的事務；

待將來事務做完了，

再放舟遨遊雲海。

掬一口海水，跟她說聲再見，脫了鞋子，跟細沙親親。

沙很涼很軟很滑，

路很長很靜很暗。

我們去了，留下孤寂的海浪。

在榴蓮芭

星月虹

我並非爲了餓嘴而到這裏，

只因這裏有我童年的夢影；

在蒼勁的榴蓮樹下，

在蓬蘽的山竹林中。

曾有過多少的歡笑和甜蜜，在此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那時我童年幼稚的心，何會染下這重悒鬱。

但此刻我不想作更多的哀思，只讓心靈有一份靜謐的安寧；默默地望著這些豐美的花果，和天邊悠遊的白雲。

呵，我的心神竟如此曠達，什麼榮辱利害這時已不再存念。處身在這希望的林園，使我對明天充滿信心。

—17—

淺

湖

Joseph Conrad 著
琦 童 節 譯

人，他有寬闊的胸膛，和筋肉發達的胳膊。他全身除了沙籠以外，一絲不掛。他光着腦袋。他那柔軟的大眼睛急迫的注視着那個白人，他的聲音和態度卻很沈靜，一句問候的話都沒說，就問道

「你有藥麼？敦！」
那個拜訪的人帶着受驚的音調說：「沒有。
要藥幹什麼？家裏有病人麼？」

頂上，向掌舵人說——
「我們要在亞爾沙的開拓地過夜。天已經晚了。」

那個馬來人只是哼了一聲，仍然把兩眼儘管盯在河上。那個人把下頷支在他那兩隻交叉着的乞胸上，凝視着船過水面所留的痕跡。一條很光亮的河流由樹林間穿行過去，形成了一條直的林路。在那條路的盡處，太陽顯出來，不被雲遮，燦爛奪目，低懸在光輝平滑如一條銅帶的水面上。

陰沈濃鬱的樹林，不動的，沈寂的，站在那條廣闊的河流的兩邊。在空氣的沈寂中，每一棵樹，每一片樹葉，每一條樹枝，爬行植物的每一卷鬚，微小花朵的每一花瓣，都似乎是受了魔力，陷入一種完全的，最後的靜止狀態。在河流上，什麼也不動，只有八個橈有規則的明晃晃的舉起來，於是狹濶一聲，又一齊落在水裏：同時掌舵的左右撥水，接着週期把槳身忽然一揮，在他頭上描出一個光耀的半圓。白人的那隻獨木舟，在自己所引起的短促的紛擾中，走到上流去，似乎進了一個永遠忘掉了運動的地方的門。

那個狹隘的小溪如一個溝濠似的：灣灣曲曲，深得異常；在一細長條清澈而照耀的藍天之下，它充滿了昏暗。黑暗由樹林間滌滌流出，經過了糾纏亂的蔓科植物，由奇幻而不動的大樹葉後邊流出；那種黑暗是神祕的，無敵的；它是不可穿透的樹林所蘊蓄的一種芳香而有毒的黑暗。船上的使用在漸淺的水中應用的篙子撐船。那個小溪變寬，敞開成了一大片死水淺湖。樹

林從低濕的岸往後退，留下一條長着高如葦葦，顏色鮮明的綠草的平地，給湖中所反映的藍天做了一個框子。一片如羊毛似的粉紅雲彩高高地飄流着，下邊那個着色精緻的影像，經過那荷花的浮葉和銀花之下。在高高的木樁之上棲止着的一個小房，遠遠看起來，似乎是黑的。靠近它，有兩棵高的尼本棕櫚似乎是由那隱在背景中的樹林內走了出來，微欹在破敝的房頂之上，把多葉的頭垂下來，依稀表示出一種悽慘的柔情和憂慮。

他的掌舵的用橈指着說，「亞爾沙就在那兒。我看見他的汽木船緊靠在木樁中間。」

用篙子撐船的人們在船的兩邊跑着，一面掉頭來看他們那一天水程的終點。他們本願意在別處過夜，不願意在這個景象怪異，常傳鬧鬼的淺湖上過夜。不但如此，他們還不喜歡亞爾沙那個人。

他們這樣想着，把全身的重量都加於長竿的頭上。那個大獨木船迅捷的，無聲的，光滑的溜過去，走向亞爾沙的場地。
「恐怕不免，」那個白人悲痛的說。他多年以前就認識亞爾沙了——那是在一個遼遠的地方，在富有禍患同危險的時期，在那時任何友誼都是不可鄙視的。自他這個馬來朋友出人不意的同一個陌生的女人居在淺湖上的小屋以來，他在那條河流上一來一往，也會在那兒住過許多次。他喜歡那個人，因為他知道在會議時如何保守信義。

那個白人由草舍中出來，恰好看到，落日的大火災被那些迅捷而偷着來的黑影所熄滅了，那些黑影像黑暗而觸不到的烟霧似的，升在樹頂以外，散在空中，消滅了流雲的赤光。和將別離的白晝的紅焰。不到幾分鐘，全體星宿就都出現在深黑的地球上，於是那個大淺湖忽然間射出反

亞爾沙這時已經由他的小屋的低門中出來，於是他們就相會了。亞爾沙是一個年輕而有力的，

亞爾沙！」「沒有一個人出來。於是那個白人就爬上那個粗陋的梯子，要往那所房子前面那個信義。

「我們要在小艇上烹飪，在水上睡覺。」
「把我的毯子和籃子遞上來，」那個白人簡捷的說。

亞爾沙這時已經由他的小屋的低門中出來，於是他們就相會了。亞爾沙是一個年輕而有力的，

映的光芒來，彷彿一片櫛圓的晚天，掉在絕望而深奧的荒野的黑夜裏。

亞爾沙帶着無聲響的脚步走出門口來。

在房裏沒有聲音，靠近他們也沒有聲音。不過他們卻聽見淺湖上邊，遠遠有舟子的聲音，不斷續續的，清清楚楚的，在靜水上發出顫動的聲音。在小艇的頂上的火，遠遠微弱的照耀着，發出朦朧的紅光來。於是它就又熄滅了。那些聲音也停止了。陸和水都睡了，無形像，不動彈，無聲音。

那個白人用睜大着的兩眼一直往前看那片黑暗。死——逼近，無形，而不可避免的死——的恐懼，魔力，靈感，和驚異，平息了他那種族的不安，攬動了他的最模糊，最親切的思想。一陣如泣如訴的喃喃聲在夜裏起來；一陣悽慘而驚人的喃喃聲，彷彿周圍樹林的大寂靜要向他耳中低語出它們那種浩大而崇高的淡漠態度所具的大智慧。遲疑而模糊的聲音飄流在他周圍的空氣中，慢慢的形成了清晰的話語；最後平穩的流成一道柔和而單調的潺潺的語句川流。他動了動，彷彿一個人由睡夢醒來似的，並且稍為變了變姿勢。亞爾沙不動的，黑影似的，垂着頭坐在羣星之下，正在那兒帶着低沉的做夢的腔調說——

「……因為除了在朋友的心中，我們還能在別的地方，把我們沈重的痛苦放下麼？一個人必須談戰爭和愛情。教，你知道戰爭是怎樣回事，所以，我要同你談談愛情。在夜裏講。在這時候講，不等黑夜和愛情全都消失。」

「在禍亂同戰爭的時期過去以後，在你離開我國去追尋你的欲望時。以後，我同我的哥哥，就仍和從前一樣，又成了替我們統治者拿刀的人，

「世上最兇的仇敵，和最好的朋友再無過於自己的弟兄，敦，因為弟兄們是互相知道的，而完全的知識固有力助人為善，也有力助人為惡。我曾經愛我的哥哥。我去告他說，我除了一個人的臉以外，甚麼也看不見，除了一個人的語言以外，甚麼也聽不見。他告訴我說：『把你的心剖開，好讓她看見裏邊有甚麼——再慢慢等着好了。』耐心就是智慧。銀奇米達也許會死，再不我們的統治者也許會不再怕那個女人！」……我等待着！……你記得那個蒙面紗的臉龐兒，敦，你記得我們的統治者是如何怕她的狡猾和脾氣。她如果需要她的女僕，我還有甚麼辦法呢？不過我卻用短促的瞥視和偷說的話語，來充自己心頭的饑餓。白天的時候，我在往浴室去的道路上逗留着，

在太陽落到樹林以後，我就沿着婦女天井的茉莉籬笆逡巡着。我們隔着花的芳香，隔着葉的屏障，隔着簷前靜立着的高大的草的葉片，互相對語，而見人；我們的謹慎是如此極端，我們的渴慕所發出的微聲是如此低弱。時間過去的很迅速……於是婦女之間就有了流言——我們的仇敵也窺伺着——我哥哥於是就陰鬱起來，我也就想到殺人和兇死。……我哥哥跟我說：『你去把她由他們中間搶出來。我們雖是兩人，原是一體。』我就回答說：『要辦馬上就辦。』當我們的統治者和大人物全體去到河口藉火把去打漁的時候，我們的時機就到了。船有千百隻，在水和樹林間的白沙上面，用樹蓋了些棚子，以供國王領袖們的眷屬居住。他們正在準備船隻要把魚攬起的時候，我哥哥就跟我說：『就是今天晚上！』我預備好我的武器，時候一到，我們的獨木舟就在那一圈掌火的小船中，佔了一個位置。火光照耀在水面上，不過船的後面就是黑暗。呼聲開始了，他們興奮的如瘋了似的，於是我們就溜了出去。水把我們的火吞滅了，我們又飄回岸上去，岸上全黑了，只是偶爾還有火燭的閃爍，我們能够聽見棚子間婢女們的談話。於是我們找到一個無

人而寂靜的地方。我們在那兒等着。她來了。哥哥陰沈的說：『去把她搶走；把她帶到我們船裏。』我把她舉在我的懷抱中。她喘息着。她的身心在我的胸上跳着。她到了我的船上以後，我想起我們統治者手下那許多人。『我們走罷，』我哥哥說。『我們已經是逋逃者了，這個船現在我就是我們的國家——大海就是我們的避難所。』他一隻腳在岸上還留着，我請他趕緊走，因為我記得她的心在我胸上的那些跳動，而且我想兩個我也抵擋不住一百個人。我們離開了，緊沿着岸邊往下流划去；當我們經過他們打魚的那個小灣時，大聲的呼喊已經停止了，只有喃喃的語聲還很高。我們迅速的划船過去。在我们的故鄉，我們再沒有朋友了。她坐在船當中，蒙着面；一如她現在這樣寂靜；一如他現在這樣毫無所見。』他停住，向門口側耳細聽，於是搖了搖頭，繼續說道：

「我哥哥要喊出挑戰的呼聲來——只一次呼聲——讓他們知道我們是生來不是奴隸的強盜，所信託的只有我們的武器和大海，於是我又求他看我們的愛情份上保守沈寂。我不是能夠聽見她的呼吸近在咫尺麼？我知道追趕的人馬上就會到的。我哥哥愛我。他把槳一聲不響的浸在水中。他只說：『你現在只是半個人了——那半個已經給了那個女的了。我可以等着。等你再成了一個整個人，你就要跟我一塊回到這兒大聲挑戰了。』我沒有回答，我的全副力量，全副精神都到了持槳的兩手裏——因為我急於同她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逃脫了銀奇米達的狂怒和我們統治者的刀鋒。我們走出了河口；我們在流灘間清澈的通道中飛過。我們沿着黑暗的海岸過去；沿着海向陸地低語的那些沙灘過去；白沙的光亮在我們船邊向後飛掠而過。船在水上跑得有那樣之快。我們也不說話。只有一次我說道：『你睡罷，第梅蘭，因為不久你就許需要你的全副精神了。』我聽見她那甜蜜的聲音，不過我卻絕不會掉過頭

來。太陽起來了，我們仍是往前走。」

一陣有力而柔和的喃喃聲，一陣廣大而微弱的喃喃聲，顫動的樹葉的喃喃聲，搖蕩的樹枝的喃喃聲，穿過了糾纏而深暗的樹林中，經過了星光閃爍湖水平滑的淺湖上，木樁間的水也忽然潑濺了一聲，拍了拍那活潑的木頭，一股溫暖的氣息觸着了那兩人的面孔，帶着悲哀的聲音吹過去——那是——那一股高聲而短促的氣息，彷彿做夢我們穿過一片長着草的空地。我們跑向水邊。我看見在黑泥之上有一個低矮的草屋，一隻小獨木船擋在那裏。我轉到後邊又發出一次槍聲。我想，『這是他最後的聽聲了。』我們跑到獨木船那邊；

一個人由草屋中跑來，但是我一跳把他擋住，我們兩人就一齊滾到泥中。於是站了起來，他仍然靜躺在我的腳底。我到現在仍然不知道，我是否把他弄死了。我同弟梅蘭把船推到水中，浮了起來。我聽到我後邊有喊叫聲，跟着就看見我哥哥跑着穿過空地。許多人在他後邊跑着，我把他抱在懷裏，把她扔在船上，跟着我也跳了進去。當我往後看時，我就看見我哥哥已經倒了。他倒了，又起來，不過人家喊着就要把他圍住了。他喊道，『我就來！』人家靠近了他。我看了看。有許多人。於是我又看她。敦，我把船推向前去。我把它推到深水中。她正往前跪着，注視着我。我說，『把你的槳拿起來，』同時我就用我的槳打水。敦，我聽見他喊叫。我聽見他兩次叫我的名字；跟着我就聽見許多人嚷嚷的聲音，『殺尖銳的呼號叫我的名字，彷彿生命隨着聲音一齊離了嘴唇的樣子——我絕不會把頭掉回去。』那個白人坐了起來。亞爾沙起來站着，在淺湖上，一片低而飄流着的霧氣已經爬來，漸漸把羣星閃爍的影子抹掉。於是一大片白霧把陸地也籠罩了：它在黑暗中飄着，清冷灰白，無聲的旋渦似的，在樹身和房子的露台的周圍旋着，那所房子也似乎是飄流在汹湧而飄渺的一個虛幻。

的海上。只有遠遠的樹頂輪廓可辨的現在閃爍的天空之上，彷彿一個陰沉而令人卻步的岸——一條欺人，無情，而黑色的海岸。

亞爾沙的聲音的深沉的寂靜中高聲顫動着。

『我得到她了！我得到她了！爲得到她，並且，』他的語聲一直響到空濛的遠處。他停止住，似乎靜聽它們消沉在很遠的地方——不能解救，不能追回。於是他就平靜的說——

『敦，我會愛我的哥哥。』

一陣風使他打起顫來。遠在他的頭上，遠在寂靜的烟霧海上，棕櫚樹的低垂的葉子簇簇作響，帶着一種悲哀欲絕的聲音。那個白人把他的腿伸出去。他的下頷倚在他的胸膛上，於是他的頭也不擡，就悽慘的喃喃說道——

『我們都愛自己的弟兄。』他似乎聽見家裏有一種騷動——靜聽着——於是——一聲不響走了進去。那個白人站起來。一陣輕風正斷斷續續的吹來。星光也比先暗淡了，好像它們是退到了浩渺的空間的凍住了的深處似的。一陣冷風過去以後跟着有幾秒鐘工夫，完全平靜，絕對沈寂。於是在那一道顏色黑暗，波蒂起伏的樹林後面，一條金色的光柱就射到天上，展布在東方地平線的半圓上。太陽已經起來了。霧也揚起，裂成漂流的碎片，化成稀薄而飛動的白環；沒遮蓋的淺湖，光滑黑暗，在樹林所構成的牆壁脚下，躺在濃厚的黑影裏邊。一隻白鷗欹斜的沉重的在湖上飛起來，飛到明亮的陽光中，有一剎那工夫，顯得輝煌耀目，於是越飛越高，成了一個不動了的點，終於消滅在蔚藍之中，彷彿永久離開黑地球似的。那個白人在門口前邊站着，仰視，忽然聽見草屋中一陣紛擾的，斷續的，迷亂的喃喃語聲，最後發出了一種高聲呻吟，語聲就停止了。亞爾沙猛然跳躍出來，伸着兩手，身上發抖，目光發愣的靜立了一時。於是他也說——

『她不再發燒了。』在他面前，太陽在樹頂上顯露出它的邊沿，逐漸昇起來。輕風變得抖颻了；一大片光輝在淺湖上，並發出來，在漣漪的水上火花似的閃爍着。樹林由清晨的淡影中出來，變得清楚起來。在無情的陽光之下，無知覺的生命所發出的低語漸漸增高起來，在個人類憂愁的啞默的「黑暗」周圍，用一種不可了解的聲音說話。亞爾沙的眼睛慢慢遊着，於是又凝視那個正在升起的太陽。『我什麼也看不見，』他用半高的聲音向他自己說。

『你如果願意跟我來，我可以等你一早晨，』那個白人說——遠遠往水上看。『不去，敦。』亞爾沙柔和的說：『我也不在這所房子內吃飯或睡覺了，不過我必須先看清我的道路。現在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看見！世界上沒有光明和平安；只有死——許多人要死。我們是一母所生的兒子——可是我把他擋在仇敵當中；不過現在我要回去了。』

他吸了口長氣，於是又用如在夢寐的語調說：『一會我就可以看清楚了，就可以殺砍——殺砍了。不過她已經死了……現在……只是黑暗。』

他把他的兩隻乾大張開，又讓牠們落在他的身旁，於是帶着不動的面孔和石頭似的眼睛靜立起來，凝視着太陽。那個白人走到下面的獨木舟內。撐船的人們輕捷的在船的兩邊跑着，一面回頭看一個疲倦的旅程的發端。那個白人把兩隻乾托在小船的草頂上，向後看船過水面所留的光耀的波紋。小船還未從淺湖中走進小河，他又擡起他的兩眼，亞爾沙還沒有動。他單人站在逼人的日光中；他的眼光超出晴朗天色的大光明，一直注視到一個幻覺的世界的黑暗中。

故園

莊牧



這是一條不算寬闊的泥土路，貫穿在這自然之神的最調和、最得意的色彩——草地的青色和樹林的綠色——之間，綠意盎然的，彷彿這兒都是一片柔和而沉謐的綠之海。

這泥土路並不平坦，因為人們只是依着土地的形勢去開拓它，所以它難免得通過許多高低的土坡，一直伸展開去。

它的盡頭，我們是看不見的，因為它展開到一小段就稍微有些彎曲，而那兒又是一片枝葉濃密的橡樹林，只要一轉彎，它就消隱在這綠的境界裏，再也不見它的踪影。

泥土路上散亂的鋪滿着無數麟

鱗的石塊，對於有些不穿鞋子的人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好，當他從這路上走過，他必定得小心一些，否

則一時大意了，踢到了石塊，腳上

會馬上皮破血流。

乍看起來，這條泥土路彷彿有一種無上的權威和力量，有它的存

在，在，這自然青翠的海就被劃分開來

了，當然，人們寧可犧牲綠的蒼翠

，但絕不能沒有這劃分的重要線，

的故園。

說起來，這故園的面積並不很大，以我們站着的這角度上看，它是一長方形的，一面接近着泥土路，一面却是接近一條小河，而另外兩面只用鐵絲網的籬笆分界劃開來，把故園夾在中間，好像沒有這樣便不容易使人分清楚彼此似的。

實際上，這故園並非屬於我們自己，過去，在十多年以前，它本是樹膠園，膠樹被砍伐後，轉賣給一個巫婆園主。除我們這一家外，在那個時期，我們這故園便多搬來一戶人家。原本只有我們這間破舊的老屋孤零零地屹立在這故園的正中，現在，這老屋也就多了一個同伴，不再顯得是那麼地孤單與寂寞。這故園雖平添了不少生氣，但也免不了鬧出許多糾紛與風波；尤其

這原因是它們的葉子長滿了無數的刺，好像一把鋸似的。接着，我們很自然地也望見了，這自然青翠的海就

被劃分開來

了，剛破舊的園門，就是我們所要到的。走進了那簡陋的紅毛丹樹，

那裏的紅毛丹樹，呈現着點點的銀色，彷彿一個平庸的女人，頭上被人披上一層閃亮發光的珠翠。我們新遷入的這家鄰居，他們的房子就建在這低洼地方南面的一角，所以當河水一泛濫，他們的屋子和一切農作物總逃不了浩劫，時常，在此種情形下，這典型的長舌婦便咒罵老天爺和鄰居們，驟浪像爆發的火山，像憤怒洶湧的河水，滔滔不絕於耳。

本來，對於一個遇到任何打擊的人，別人都存有一種協助或同情的心理；但如果像我們鄰家的那位長舌婦這樣，同情就等於是多餘的，不理她吧，她就在別人前面說你是如何的驕傲，見難不救；理睬她呢？她也不會在別人面前說你一句好話的。所以跟這種人相處在一起，就如有反而沒有來的好。

我們兩家就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一場又一場不很愉快的交往。

我們這故園的那些紅毛丹，跟

我們種的幾棵果樹，原先有一個時

期會鬧過一次蟲災，這是一種不知叫什麼名字的小蟲，也不知從那兒忽然傳播繁衍到我們故園來的，這

織蓆草的薄縫裏面的一棵棵枝葉茂盛，我們很自然地也望見了這故園的地勢可分為兩大部份

，這故園的地勢可分為兩大部份

，接近西邊泥土路地帶較高，土質也較貧瘠，膠樹砍伐後就種植了好幾棵，而那些逃出了這市運的便是長毛丹樹苗，一段時期會枯死了好幾棵，地質也較肥沃，這兒沒有種植任何果樹，只給我們這新鄰居聚種菜蔬、瓜豆，及其他一切農作物；但這地方因為低窪的緣故，下了幾場大雨，小河水便漲了起來，常泛濫這片土地。我們新遷入的這家鄰居，他們的房子就建在這低窪地方南面的一角，所以當河水一泛濫，他們的屋子和一切農作物總逃不了浩劫，時常，在此種情形下，這典型的長舌婦便咒罵老天爺和鄰居們，驟浪像爆發的火山，像憤怒洶湧的河水，滔滔不絕於耳。

本來，對於一個遇到任何打擊的人，別人都存有一種協助或同情的心理；但如果像我們鄰家的那位長舌婦這樣，同情就等於是多餘的，不理她吧，她就在別人前面說你是如何的驕傲，見難不救；理睬她呢？她也不會在別人面前說你一句好話的。所以跟這種人相處在一起，就如有反而沒有來的好。

我們兩家就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一場又一場不很愉快的交往。

我們這故園的那些紅毛丹，跟

我們種的幾棵果樹，原先有一個時

期會鬧過一次蟲災，這是一種不知叫什麼名字的小蟲，也不知從那兒忽然傳播繁衍到我們故園來的，這

一條長長的像蜘蛛一般的絲，混着小片的葉兒，編織一個長尖形的網，將自身束縛起來。牠們繁衍的力量是快速的，驚人的。起先牠們盤據在番石榴樹上，啃着番石榴的葉子，維持牠們的小生命，漸漸地，日子一久，番石榴葉子快被牠們啃光了，風一起，那被牠們啃得殘缺不全的葉子都隨風飄落下來，只剩一枝枝光禿的軀幹，露出一片蒼老可憐的模樣；而那些得意忘形的蟲兒們因沒有葉子再給牠們啃食，牠們不得不轉移目標，於是繼續下來便向楊桃樹、紅毛丹樹大肆進攻，因牠們繁殖力量的快速，所以沒有多久的功夫，楊桃樹紅毛丹樹又變成番石榴樹那種模樣，而這時候，不知怎的，這些小蟲們却慢慢地減少了一半，消滅了，即使偶而發現一兩隻，也不再顯得像先前那般活潑。

被蟲兒啃過的果樹，都是光禿禿的，它們以枝幹刺着蔚藍的天空，彷彿向老天訴說自己的不幸；但這種現象並不會保持很久，幾個月後它們長出嫩芽，生了新的碧綠葉兒，迎風搖曳，像經過了一場風雨，它們又重新獲得了生機與活力。

故園來任意踩壞農作物，牠們有時趁人已沉睡了，三更半夜的採取突然的行動，如果不起身來驅趕，明早你再難得看到那些農作物有一樣。

是完整的。

到了紅毛丹成熟季節，住在故園遠近的野孩子，及一些不務正業的人，每天數十個或幾個混成一羣，相繼到故園來採摘紅毛丹。他們

爬到樹上，隨心所欲地採摘，折段樹枝，鬧得天翻地覆，常常一片獵笑聲隨風飄來；這種人如果跟他們鬧，那簡直是多費唇舌。這是故園唯一的騷擾季節，幸好這季節並不

長久。

這些都是我在故園生活時期的一段雜碎回憶，至於現在故園的情形是否還是這樣呢？我則不得而知

夢之境

黎明以晨曦的千指敲擊夜的窄門
一個壯麗的靈魂便自雙睛推開睫毛的欄柵

走出一樹參差的華蓋，一山崢嶸的盛貌
走出許多威媚的錯落以及許多煙的躍動

太陽灑金色的粒子種於田野
夢遂成熟為一穗稻穗，瀰漫一穗稻香

陽光且以金色的箭簇射斃草野，驚起鳥鳴
復以狩獵的圓弧蹂躪草原，踢碎騰品的珍珠

夢遂成熟為一個著一色藍天的素像自窗櫺映入
且投我以花姿的契合，以葉影的相切
以及投我以兩粒盛夏的葡萄於流爛的眸中
一隻蝴蝶便自絕目的刺芒間飛起

蝴蝶且以七色的翅膀擾亂展開的物象
遂又飛起一種幻滅，一種暈眩與一種顫慄
且為我的幽冥繫金，蒼白神彩，而使我陶醉欲仙
眼神暗在睛孔的背後閃爍，窺視時間的奧秘

當夢視及遼闊的曠野，視及荒蕪的背景
一個壯麗的靈魂逐一粒金色的種子的飛揚
把夢遂種在瘠土裏，把夢遂重在廢墟中
把夢遂當一則午後的新聞印在午後的新聞紙上
且等待黃昏收割這一日的成熟的夢境
且讀夢外的消息：夜又關門閉窄

夜森林 周喚

隨着西海岸冷冷的群風，
我憂地受魔杖點化，
輕輕地躍出地平線，像夜梟；
竄過聖母教堂的尖頂，

竄過俱寂的荒原，
腳躅在幽深的夜森林邊緣。

這時，察看夜的輕盈擴展，
我又聽到一支熟稔的波蘭圓舞曲；

每一聲響，燃點生命的光源，
啊！剎那都迸開了——

那幽謹的鬱金香，
那悒悒的吊鐘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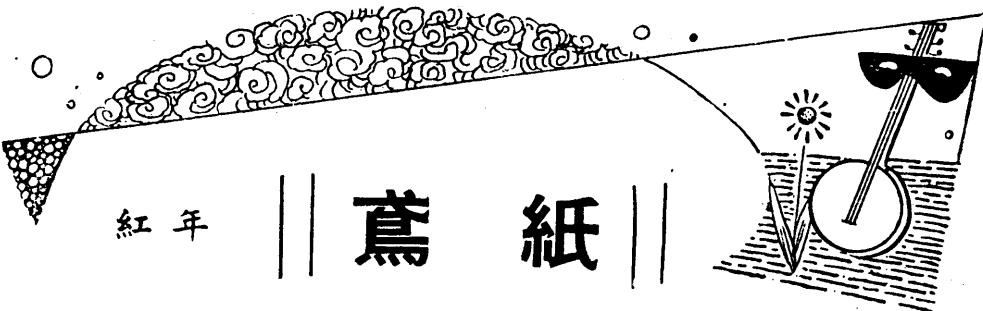
嗅及芳香，我原始的迴旋着，
踏响腳下的彩鈴叮噹。

遙望遠地的零落篝火，
以及菲土人原始戰鼓的噪顫。

於是情感乃回復原始的熱烈；
無視於人世間的罪愆和不幸，

且有一份搖落冷顫星座的狂妄！
因此，生命的烈焰遂由脚尖燃起，

灼亮黑壓壓的夜森林，
我醉飲一夜的醇露，
最後歇下，在小樓的紫荆簾下，
一夜甜甜的記憶。



紙鳶

紅年

在油綠的草地上，我常常默默地跟在遊伴的後頭，發痴地望着他們把心愛的紙鳶送上了蒼穹。他們却只顧得意地歡笑着，始終也沒睨視我一眼。我實在太愛那會飛的紙鳶了。但，它却老在我底頭上不停地打着轉，冷冷地對着我微笑。……

我自信能把紙鳶放得比誰都要來得高，飛得比誰的都要來得好。然而，我所渴望着的紙鳶呵，就如高空閃爍的星兒一樣；我不知伸過了多少次的手，始終都不會摘下一顆！

每當鄰家小孩跑進雜貨店裏去買紙鳶的時候，我心便會莫名地跳動起來。我雙眼死瞪着板牆上形形色色的紙鳶，雙手在不停地發抖。——天啊，我真想溜進去偷一隻來玩可是誰叫我底膽子那麼小呢？只低下頭，默默地離開店鋪。

回到家底門邊，我呶尖小嘴，吊翻眼兒地死瞅着躺在病牀上的父親底長臉。而他那張見骨的白臉上，却老浮現着令人失望的苦笑！

一年來，我就不會向他伸手要過錢，因為那張苦笑的臉孔告訴我：他是拿不出半分半文來的！他曾經對我說：等他出了門，他便會給我幾個銀角，好讓我去買買心愛的東西，然而，和我開玩笑似地，他總是躺坐在那張生滿锈的黑鐵牀上，不肯走出家門。……

我常常偷摸人家底紙鳶，而他們却常常敲打我底頭殼。我掛着淚珠，回到家裏，又是不聲不响地坐在父親底病牀邊，拚命地揉着雙眼。驟地，一隻發冷的手，輕輕地按在我走着的肩膀上。我頭也不抬一抬，便放聲哭將起來。

「你哭什麼呵？」是他低弱的嗓子。

我猛力地搖擺着上身，踢着雙腳，想擺脫他發冷的手；「我要紙鳶，我要——紙鳶！」我叫嚷着。他聽了，搖搖頭，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然後低聲地勸我別哭；他說，

他要替我製個會飛的大紙鳶！我立刻睜圓了眼睛，表示不相信他底話。他不說什麼，只是對我苦笑！

於是，我問他：「你會做嗎？」

他說：「我年幼時，放的紙鳶都是自己製的哩——又大，又會飛……」

我在後邊爛泥溝旁砍了許多的小竹枝，送到他底牀上；還偷偷地把母親替人縫衣服用的線拿來交給他。他望了我一陣，便動手削竹枝和綁紙鳶架了。

我瞪着他底雙手，禁不住問：「你底手抖得這麼厲害，線那兒綁得緊呀？」

他只嘆了兩三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好不容易地等了三天，紙鳶才被紮好。——那是一隻又大又醜的蝴蝶，身上盡是密密麻麻的小黑字，當中還染上了幾滴血絲呢。但，我見了，仍然大喜若狂。提起了它，便邊跑邊叫地飛奔出門去。

起初，鄰家的孩子都看呆了！他們似乎很驚奇，大眼睛都瞪着我底大紙鳶。我可得意極了，挺着胸，歪着頭，打從他們底身前走過，瞧也不瞧他們一眼。誰知，當他們把紙鳶看個清楚之後，他們竟不約而同地怪笑起來哩！我才一回頭，就看見他們底鬼臉，聽見他們怪聲怪氣地說我捉了一隻大怪物！我底臉熱了起來，加緊脚步地轉回家去。

進了門，耳鼓里還隱約聽見他們底嘲笑聲，我一氣，便將紙鳶往地上狠狠地一擲，並用脚胡亂地踩了幾下，坐在上面大哭一場！

父親一看在眼裏，無神的眼立刻一亮；莫名其妙地瞪住我，他的嘴角仍掛着那叫人討厭的苦笑！

我並沒理會他，只是高聲地哭嚷着，說我不要那隻怪物，不要那難看的大怪物！而當夜，在夢裏，我還會哭嚷過一陣呢。……

第二天，我緊閉着嘴，無論如何也不叫他一聲，不看他一眼！他會喊着叫我替他搥背而我却裝着沒聽見。

兩天後，中午我由學校回來，才跨進門限，便怔住了！啊！誰把那值一角半錢的紙鳶吊在我掛書包的釘子上呢？我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口，一把將它拉下，奔進房裏，却看見母親伏在生滿锈的舊鐵牀邊悲哀地哭泣着；而父親呢，他竟安然地睡在牀上。……

啊！十年了。

在我底腦海中，父親瘦長的白臉已漸漸地模糊了；但這一段悽怨的往事却不時重現在我底眼前。……我再也沒興趣在油綠的草地上奔跑、我再也不渴求有個會飛的紙鳶；然而，我依然喜歡在寂寞的當兒，抬起头來，望一望碧藍的天空。……

家鄉四面是山，山上山下蹲滿

了高高矮矮的樹，翁翁鬱鬱，種類繁多，有大人們呼不出的無名樹，也有孩子們所認識的老榕樹。

兩株老榕樹生長在一塊，從不知道的年代起，它們就吸取泥土的滋養，雨露的灌溉，屹立在不高的土坡上。軀幹蟠結，綠葉婆娑，鬚根飄飄直垂入地，遠看青幽一片，蔚然成林。樹下終年落葉紛紛，鋪遍了爬滿濃陰的地面上，看不見野草開花嬌柔的身影，風帶落一些花瓣似葉囊，枯黃色的和落葉沒有多少分別，但這就點綴了地面的單調，招引到鄰近的孩子們前來尋覓些什麼。

太陽的金箭，星月的光點，很難滲透它們密織的葉蓋，然而人們的足跡却輕易地在它們中間劃開一條路。

一頭啞接了龐大的工場。一邊是消費，一邊是生產；一邊是鬆懈，一邊是緊張。兩株雄偉的老榕樹，無形中成為就地人們生活上的天然分界線。日裏夜裏，賣菜的老農，辛勤的鑄工，活潑的學生，焦急的歸人，穿梭樣打從樹下來往，路面越來越寬闊了，會幾何時鋪上一層石子和柏油，車跑過，平穩而流暢。老榕樹，終日落葉飄飄，很快的把人們細心開闢的路面遮掩了，又很快的被清道夫搬出來。新葉在枝頭瘋狂地生長，鳥兒在樹樺間造窠，蓬勃，壯觀，古意蒼然。疲倦的行人過來坐在樹根上揚涼。誠實。

。在我的記憶裏，不少附近的草木由生長發展而至於莫名其妙的消失，不比老榕樹終年鬱鬱蒼蒼，站在一定的崗位上散佈難得的清幽，給孩子們圈就一個快活的天堂，給迷信的大人們塑造一尊萬靈的菩薩。啊！老榕樹還保有一個悲哀的故事，那是忘了年月的日子，一個忘了姓名的女人，在忘了天色的夜靈，風入枝頭，亂葉拍韻，噓聲四起，匯成一片恐怖的氣氛。故事雖然久遠了，詳知真情的人也都先後

是，從那裏飛來了許多夜鶲躲在不可攀仰的樹洞裏築巢，晚上四下飛舞，咯咯的唱歌，瞪着一對青綠色的圓眼。一些胆小的人都把通過這裏視為畏途，而且編製出許多新奇的神話，但要通過的還得通過，因為工作在這邊，憩息在那邊，生活遠遠的被設立了，手電筒的光也被夜行人擦得雪亮，寒夜淒淒，四野空聲，就地拖過一團黑影，若明若暗，忽前忽後，四顧茫然時，誰也

來，重經過樹下的人又會很快的遺忘。想起家鄉裏的兩株老榕樹，想起它們特異的風姿和每個深夜穿行在樹下的那一段日子，喜愛它們應是童年時代的事，那時我已接近成長，家境過早賦予我成年人的苦惱和義務，於是我實際體驗到生活的滋味，便也時常接近了它們夜裏的神秘，因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精神困擾。我並沒有碰見過什麼不愉快事，風雨在它們面前永遠的低頭，這樣可以獲得平安。

老榕樹彷彿一直毫不動情的默視着這一切，枝幹越伸越長，陰影越拉越闊，它們要把自然的神秘儘量地擴大，把埋藏於人們心中的恐怖裹得更深沉，保留得更長遠。

然而，只要明天一縷曙光的到來，重經過樹下的人又會很快的遺忘昨宵的不快。想起家鄉裏的兩株老榕樹，想起它們特異的風姿和每個深夜穿行在樹下的那一段日子，喜愛它們應是童年時代的事，那時我已接近成長，家境過早賦予我成年人的苦惱和義務，於是我實際體驗到生活的滋味，便也時常接近了它們夜裏的神秘，因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精神困擾。我並沒有碰見過什麼不愉快事，風雨在它們面前永遠的低頭，這樣可以獲得平安。

然而，只要明天一縷曙光的到來，重經過樹下的人又會很快的遺忘昨宵的不快。想起家鄉裏的兩株老榕樹，想起它們特異的風姿和每個深夜穿行在樹下的那一段日子，喜愛它們應是童年時代的事，那時我已接近成長，家境過早賦予我成年人的苦惱和義務，於是我實際體驗到生活的滋味，便也時常接近了它們夜裏的神秘，因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精神困擾。我並沒有碰見過什麼不愉快事，風雨在它們面前永遠的低頭，這樣可以獲得平安。

榕樹之憶

原上草

離開家鄉多年，其間人事

變遷，景物更換，略有聞，但未聞及兩株老榕樹的命運。

故事了，也許在世俗者眼裏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了。不過懷念起來，許鄉人不再追念那個久遠的故鄉中人的生活情況，總不能避免想起烟霧蔽天的工場，恍惚間地聯想到那道必經的大路中，日日夜夜迎接着所有熟悉的人。飄飄的夜風拂着行人肩頭，如同殷切的呼喚，挽留客人的停駐。其實也像是垂詢一些關於遠人的消息，一些瞧着他們由幼年而童年而至，終於消失了踪影兒女們，老榕樹也有感慨的時候罷！我是這麼想，因為它們守候過地方的荒蕪，美麗的繁榮。迎接過暮木早拱的辛勞祖父輩及坐享現成的快樂兒孫們。

三個十字架

黃崖

鳳娟站在門檻上，看着林友光的車子駛出花園前的大門，奔馳在寬大的馬路上；等到馬路上的塵土飛揚、打滾，車子的影子在彎角處消失了，她還是站在那兒，呆呆地望着。燦爛的陽光照耀着她那美麗的面龐，她的臉色較往時更為蒼白；微開的小咀像要說話，可是却沒有說出聲來；整個臉孔充滿着表情，但，無人能看出她是喜是怒，還是愁；她的兩隻大眼睛為淡淡的淚水所潤濕。

她在門檻上站着，站着，她的眼睛想望什麼，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她的腦子要想些什麼，可是，什麼也都沒有想起。

過了許久，她才像幽靈似的轉過身子，打算回到樓上自己的臥房去。她剛跨上樓梯，便覺得一陣暈眩，眼前一片黑暗，一個又一個白色的光圈像水波似地在蕩漾、擴大，面前的一切東西都在打轉。她連忙閉上眼睛，雙手抓住欄杆，俯下頭來。她本來就常常容易頭暈；何況，她這兩夜失眠，又加上剛才太陽的炙曬，她感到暈眩，是很自然的事。

步登上樓梯。她的雙眼依然緊閉着。到了樓梯口，她才睜開眼來，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她雖然感覺舒服了些，但，腦子還是覺得有千萬支細針在亂攪。她咬緊牙較，沒有流淚，也沒有呻吟；吃了苦，忍耐：這是她從小就養成的習慣。

樓梯口對面是林太太的臥房，右旁住的是小慧，她的房間在小慧的隔壁；林太太和小慧正在午睡，為了怕吵醒她們，她放輕脚步，艱辛地向走廊末端走去。

好不容易，她才走向自己的臥房；衣服也沒有解，便一古腦倒在牀上。她的身體有了倚靠，也覺得心靈有了倚靠，但是，這感覺只是暫短的，過了幾分鐘，她又覺得自己的心靈像懸在半空，毫無憑藉地動盪着。她的身體和心靈都感到疲倦，可是，她却睡不着，正如昨晚和前晚一樣。

她抽出插在右腋間的手帕，把它打了結，又解開，以後，又打上結。她把它輕輕地幌動着；她的雙眼注視着它的一上一下，一前一後。漸漸地，她的眼前只是一片空白，接着，在那空白上躍顯一個男人的面龐：長形的臉孔，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

嘴脣上留着濃黑的鬍子，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樣子酷似以前一個飾演劍客的外國明星。

「友光！」她禁不住低聲輕喚着。

她自從十五歲來到這屋子後，已經住了整整的三年，可是，她在四個月前，才第一次細細地端詳過這一張男人的面龐。這屋子的主人——林友光，很奇怪，他不住在這丹絨武雅的別墅裏，據說他在檳榔律經營一間大百貨公司和一間新型的大旅店，他就經常住在那間旅店裏。他很少回家，每次回來都很突然，停留的時間也很短，只是和太太談了一些話，便匆匆地走了。聽說僅僅在過年過節時，他才回家住上一天兩天；而每逢過節，鳳娟總是請假回太平，陪老祖父渡過一個溫暖的日子。所以，她和他都沒有在一起住過的。四個月前，是端午節，鳳娟原是照例請假回家的，可是，一清早落了大雨，又刮了大風，整個檳榔嶼在風雨的襲擊下；林家的司機早一晚就請假走了，打電話叫德士又叫不到，林太太便勸鳳娟留下來過節。就在那一天，鳳娟好好的看到了林友光，而林友光也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林友光時的情

形。當時，她是怔住了。她沒有想到男主人長得

這麼英俊，他很像她理想中的對象。（她很少接觸過男人，但，當她靜靜的一個人時，她喜歡沉思默想，把她在銀幕上、書本中見到的漂亮男人

綜合起來，幻想成一個理想的的男人。）林友光用熱情的目光溫和地注視着她，她的心禁不住「卜卜」地跳了起來。林友光沒有對她說什麼，只是溫和地微微一笑；那一笑，已令她內心感到溫和，以及某一種的滿足。

鳳娟停止揮動手帕。但，她對林友光的回憶並未中止，她繼續想着林友光和他的事。林友光自從端午節後，忽然，比往時較常回家，而且，比往時在家裡逗留的時間也較長。她很敏感，覺得林友光是在愛她了。林友光並沒有單獨跟她談過話，可是，他對她的態度，和看她時的目光，她都能感覺到他的心意。

鳳娟以極大的樂趣來回憶林友光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現在，她不再感到暈眩，内心也不感到紊亂了。她充滿了興奮和快樂。

她爬下床，向梳妝檯走去。她用直匙打開了右邊的一隻小抽屜，從裡面拿出一本紅絨書皮的精裝日記簿。她捧着它，懶手懶腳地回到自己的臥床。

她攤開日記簿，用熟練的手指，翻到了一頁；她用貪婪的目光看下去：「我的想像沒有錯誤來；林友光果真是愛我的！今天黃昏，他從公司回來；太太身體不舒服，躺在牀上休息；小慧正是晚餐時候，由阿彩餵她吃飯；他突然問我願意不願意到屋後的沙灘去散步。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們一塊兒走了一段路，他用十分懇切的聲音把他心中的話全告訴我了。他說他深深的愛上了我，還說他也瞭解到我是愛他的。『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兩個相愛的人不能相聚在一起！』他說這話時，眼睛充滿憂鬱；他的話，他的態度何等的感人呀！我真想用我所有的愛去安慰他，可是，我當時却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是何等的懦弱

啊！……看到後面這一句話，她的心情忽然變得沉重起來。

「我是個懦弱的人！我是個懦弱的人！」她重覆地喃喃着。淡淡的淚水潤濕了她的眼睛，她想起了前天下午，林友光乘一個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機會，對她說：「鳳娟，我們應該突破一切的障礙，結合在一起！我已經鄭重地考慮過了，只要你願意的話，我將和你到泰國去，我們在那兒

開始一個快樂的生活。爲了愛，我願作任何的犧牲，我決定拋棄這裡的一切：名譽、地位、財產、家……」她楞住了，林友光的要求，來得太突然了，令她大大的驚惶失措；況且，她向來沒有決定過任何重要的事情，她都是把它們交給年老的祖父代她作取捨。她沒有向林友光作任何答覆；沒有表示贊同，也沒有表示反對。林友光的話在她的腦子裡困擾了她兩夜和一晝，她始終沒有作任何抉擇。她沒有勇氣來爲自己的事作決定；她就是那麼一個懦弱的女孩子！今天中午，林友光又回家了，他懇切地跟她談：「鳳娟，你應該拿出勇氣來，跟我走！只要你一決定，我馬上到泰國領事館辦手續，今晚，我們就可以離開馬來亞的國境了。——你考慮得怎麼樣了？你說，你說！」可是，等到他剛才駛車回公司時，她還是沒有答覆他的問題。

「爺爺一定不會答應我這麼做的。」她想：「這件事必須我自己來決定！」她感到一陣茫然，也感到一陣恐懼。

「怕！」一聲巨响，令她大吃一驚。她的兩隻眼睛睜得又圓又大，心跳得「撲撲」響。過了一會兒，她才定下神來，發覺並沒有什麼意外發生，那巨响是她膝頭上放着的日記簿滑落地板發出的聲音。

她俯下身子，去揀拾日記簿，在這瞬間，隔壁房傳來小慧的喃喃低語聲。
「莫非小慧被剛才的聲音吵醒了？」她想。

她的臥房和小慧的房間有一扇門相通。鳳娟下了牀，用腳尖向那扇門走去。她輕輕地拉開門扉，跨進了小慧的房間。

小慧的臥牀靠近窗口，透過窗帘的柔和的陽光照在她的身上。她半側着身子，臉孔正朝着鳳娟。

「唔——」小慧嚅動着小嘴，從鼻孔哼出一口氣來。

鳳娟停止脚步，神情十分緊張，她雙目注視着小慧的臉孔，深恐她睜開眼睛或是哭出聲來。等了一會兒，小慧臉上那一般不安的表情完全消失了，她的小嘴邊顯露一種淺淺的快樂的微笑。

「她真可愛！」鳳娟心裡想，她繼續注視着小慧。她真喜歡她那像小天使似的臉孔，每逢自己心裡憂愁、精神不好，她總愛親近她；她從她那兒得到了安慰，也從她那兒得到了快樂。小慧不但長得可愛，而且，鳳娟對她還有很深厚的感情。她十五歲那年來到林家，就是來照顧小慧的。那時，小慧才一歲，剛剛會走路。鳳娟出世時，母親便死了，過了不久，父親也去世，唯一和她住在一起的是年老的祖父。鳳娟雖然愛祖父，但，她却一直希望能有一個比自己年小的伴侶，讓她來照顧他，來愛她；這可能是孤女的一種特別心理。所以，當小慧走進了她的生活後，她便以狂熱的心來愛她。

鳳娟注視着小慧那可愛的臉孔，心裡的煩惱慢慢地消除，可是，當這些煩惱正要完全消除的剎那，它們却像上漲的海潮，急速地捲了回來。這叫聲來抑壓不斷從心裡湧起的煩惱，可是，她失敗了。她的內心比剛才更爲煩惱，更爲痛苦。「我要是和友光去泰國的話，我就不能和小慧在一塊兒了！」她心裡想。她的雙眼睜大着，茫然往前望；面前的小慧，什麼都不存在了，她的眼裡只是一片空白。

漸漸地，兩顆晶亮的淚珠從她的眼角滴了下來。她咬着牙根，心裡想：「我不能離開小慧，我不能離開她！」

她用朦朧的雙眼望着小慧，小慧像睡在一層脣薄霧的後面，模糊不清。一種恐懼掠過她的心頭，她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連忙舉起右手，用手背擦乾兩隻眼睛，於是，小慧又清晰地顯在她的眼前了：她是那麼安詳地躺着，皙白的圓臉，雙頰浮現淡淡的玫瑰紅，兩隻眼睛輕輕地閉着，顯得多麼的靜謐和安寧；她的嘴邊依然露着微笑，那麼的甜蜜，那麼的滿足！

鳳娟的內心感到一陣慰安，但，那慰安是暫短的，瞬即消失。她突然轉身，痛苦地走向自己的臥房。

可是，她却沒有哭出聲來。

「天啊！求你可憐可憐我吧！」她在心裏，懇切地哀求着。「我離不開小慧，但，我也離不開友光！他們兩個都是我心愛的人。」汗珠如雨般的從她的胸前、背上、臉額滲出。

她好像生了一場熱病。她任熱汗在流，她任汗水濕透了內衣和外衣。她似落進了黑暗的深淵，無力自拔，任聽環境的擺佈。「難道我就不可以和小慧、友光兩個人在一起嗎？」她喃喃着，接着，慢慢地抬起頭來；跟一個頓然悟到自己應該得享自由的奴隸一樣，她的臉上洋溢着不滿、反抗、掙扎、堅定的表情。

「我可以帶小慧一塊兒走！」一個聲音在她的耳邊响着。是的，為什麼她不可以帶小慧一塊兒走呢？每個黃昏，她都要帶小慧出去散步的，那個時候帶了她走，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她挺直地站着，像聖女貞德。

「那麼，我是決定跟友光去泰國了！」

她想。她自己還不敢相信自己的決定，居然

反問了一下自己：「真的就這麼下決定嗎？」於

是，她喃喃自語：「是的，是的，我要跟友光去泰國！有了友光，又有小慧，難道我還不感到滿足嗎？」林太太用悲天憫人的聲音說：「她要我好的照顧你。——唉，她雖然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師，可是待我比親姐妹還要好。這幾年來，我也總是對得起她了，我盡我的力好好的對待你，可是，可是我對你的責任還未了，還未了。所以

兩天來令她煩惱，令她不安的事，竟然在這瞬間決定了。

她深恐自己會反悔自己的決定，也深恐自己失去勇氣去實行自己的決定。她匆匆地走臥房，要到樓下去打電話給林友光。

她走到了樓梯。正要跨下階梯，突然，她聽見有人叫她：「鳳娟！鳳娟！」

她疑惑地停住脚步。

「鳳娟！鳳娟！」是林太太的聲音。

她轉過頭來，看見林太太的臥房的門扇敞开着；她可以看見林太太的臥牀和躺在牀上的林太太。

「鳳娟，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談。」林太太用命令的口吻說。

對於林太太，鳳娟向來有幾分敬意，也有幾分畏意的。她猶豫了一會兒，轉過身子，向林太太的臥房走去。

林太太的臉色像平時一樣的缺乏血絲，眼睛的周圍帶着淡淡的黑圈，她臉上的表情很古怪，似是憂鬱，也似是愉快。她伸手輕輕地拍一拍牀沿，說：「你坐下來吧！」

鳳娟聽話地坐了下來。

「啊，你滿頭大汗，臉色也不好，」林太太吃驚地叫出聲來，接着，她關懷地問：「你是不

是生了病？要不要打電話叫余醫生來？」

「不用，不用！」鳳娟連聲說。「我沒有什

麼不舒服，等一下就會好的。」

「那就好了！」林太太露出寬心的表情。

梅老師只留下你這麼一個孩子，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就對不起她了。」

提起梅老師的名字，便逗起鳳娟的一陣難過，梅老師是鳳娟的母親。她雖然從來沒有見過母親，但，却常常對她十分想念。

「鳳娟，你知道你媽臨終時，怎麼交代我的嗎？」林太太用悲天憫人的聲音說：「她要我好的照顧你。——唉，她雖然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師，可是待我比親姐妹還要好。這幾年來，我也總是對得起她了，我盡我的力好好的對待你，可是，可是我對你的責任還未了，還未了。所以

，鳳娟，我找你來，要跟你談一件事。」

「甚麼事？」鳳娟顯得十分詫異。

林太太沒有出聲，只是嘴邊露出微笑，她慢慢地從枕邊拿起一張甫士卡照片，遞給鳳娟，慈祥地說：「你看，這個男孩子，怎樣樣？」

鳳娟看一看照片中的男人，他的年紀大約二十三、四歲，鼻樑上架着一隻金邊眼鏡，樣子看上去，很斯文，也很老實，她疑惑地問：「他是誰？」

「我的外甥，很好的一個孩子，在新加坡養和醫院做藥劑師，每月收入不壞。」林太太一邊說，一邊注視着鳳娟臉上的表情。「他後天要到

板城來渡假，我想……介紹你們兩個相識，你看到怎樣？」

「他到我們這兒來，我自然會認識他的。」

鳳娟顯得毫無所謂。

「噯，你沒有瞭解我的話。」林太太說：「這並不是好的辦法呀！一個人是應該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天地……。」

鳳娟覺得有些厭煩，「林太太，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我和對方一點感情也沒有，——書上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會美滿的。」

「對的，你說得完全對！夫婦要是沒有真正

的愛情，是不會幸福的。」林太太臉上露出愉快、興奮的表情。「就說我和友光吧！我們的愛情便是十分穩固的，我們結婚十二年來，日子過得多快樂。你知道我是個患了很嚴重的心臟病的大

人，要是沒有友光那麼愛我的人替我經營父親遺留

下來的產業，你說我該怎麼辦呢？還有，說老實話，我就是靠愛情活下去的，我的心臟病令我非常的痛苦，我常常有厭世的感覺，如果不是爲了愛友光，我早就會自殺的。愛情，啊，愛情，真是可貴又可愛呀！」

林太太的話像一個又一個的巨浪向鳳娟的心頭撲過來，她怔住了，接着，她感覺到驚惶不知所措，她連忙說：「林太太，我頭暈，想回去睡一睡。」

林太太很吃驚，她一看鳳娟那陰毒的臉色。話叫余醫生來吧！」

「不，不，我睡一會兒便會好的。」鳳娟站起來，急急忙忙的回到自己的臥房去。

跨進房內，她把房門緊緊地關上，又跑過去，把通向小慧房間的門扉關上。接着，她又把兩個籃子都關緊了。

她坐在靠近右邊窗口的單人沙發上，腦子裏思潮像洪流似地在湧湧；她想得很多，但，她不知道自己在想甚麼，只看自己心靈在陣陣發痛。

別離

當我離去
帶滿懷蕭寂和戚閼
披一身星光與寒凍
前途迢迢
別後願我常念你在我心中

當我離去
帶滿懷蕭寂和戚閼
披一身星光與寒凍
前途茫茫
別後願我常念你在我心中

夜航

林蕙

當我離去
帶滿懷蕭寂和戚閼
披一身星光與寒凍
前途茫茫
別後願你常念我在你心中

當我離去
帶滿懷蕭寂和戚閼
披一身星光與寒凍
前途茫茫
別後願你常念我在你心中

當我離去
近打河而在哀怨地鳴咽
它在講述一堆傷心的日子
以及一片難忘的回憶
可是她我將不願忘
我有比它更多愛情的故事

當我離去
輕輕的輕輕的逆着水勢，
我們操握着小木槳；
波濤波濤，堅定的心呵，
前頭便是鵝聲村火的方向！

秋燕冷

當我離去
近打河而在哀怨地鳴咽
它在講述一堆傷心的日子
以及一片難忘的回憶
可是她我將不願忘
我有比它更多愛情的故事

她坐在沙發上，像一個受苦刑的人坐在電椅上。
「上天啊！可憐我吧！」她突然雙手捧住臉孔，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

她使勁地哭着，她想藉哭來發洩內心痛苦。她哭了許久，淚水流乾了，聲音也啞了。然

而，她還是爲煩惱所包圍。

她抬起頭來，無意中，目光落在前面牆上的一个耶穌釘十字架的磁像上。她好像在黑暗中發現了一線光明，她站起來，踉踉蹌蹌地向那磁像走過去。

她用哀憐、懇切的目光注視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人類的救主，請你給我指示一條道路吧！」她喃喃着。

她馬上痛苦地搖了頭。「不，不，你也解決不了我的困難。你，你只釘過一次十字架，而我，我有三個十字架！」

她很不自然的發出一陣冷笑；聲音是那麼的淒怨、可怕！而這笑聲把她推向一個更黑暗、更痛苦的深淵。

出版者：



第一期月刊

一九六九年九月號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一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總代理：

本售 每冊 助幣 三角
訂閱 半年 助幣 一元七角
全年 助幣 三元四角

September 1961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The

Chao Foon
Monthly